

世子大全

一二

			四	漢
			九	書
		四	四	門
		〇	七	
二	三	〇	七	類
冊	架	函	號	

庫	文	閣	內	
二	四			漢
〇	九			書
大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947
冊數	22 (16)
函號	277. 42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孟子集註序說

淺草文庫

史記列傳去聲曰孟軻趙氏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漢

書注云字子車一說字子輿趙氏名岐字邠駟人也

駟亦作鄒本邾國也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

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入爲衍字而趙氏註及孔

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未知是否慶源

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爲是而集註兩存其說蓋自古聖賢固有聞而知之者不必待耳傳面命而後得也又以中庸一書觀之所以傳授心法闡示

孟子集註序說

蘊奧如此其至則當時門弟子豈無見而知之者孟子從而受之愈益光明亦宜有之也○西山真氏曰七篇之書其出乎中庸者非一其曰四端云者則未發之中中節之和也蓋仁義禮智性也所謂大本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所謂達道也其曰禹稷顏回同道孔子仕止久速者則君子而時中也其曰鄉原亂德者則小人而無忌憚也其曰子莫執中者時中之反也其曰曾子北宮黜之勇者南北方之強也其曰仁之實事親義之實從兄禮之實節文斯二者則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至也其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則自誠明之謂性自明誠之謂教也其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誠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也至於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之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自魏惠王二十五年游梁至哀王十七年而燕人即齊距孔子蓋一百六

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之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上一去孔子四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故孟子但曰私淑諸人而集註以為子思之徒於論語序說止稱門人道既通趙氏曰孟子

通五經尤長於詩書程子曰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文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文曰春秋無義戰文曰春秋天子之事故知春秋者莫如孟子尹氏曰以此而言則趙氏

謂孟子長於詩書而已豈知孟子者哉游事齊宣王
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
而濶於事情按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
始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人
伐燕而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
見梁惠王襄王齊潛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
與史記荀子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
王十九年則是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

考異亦無他據又未知孰是也

新安陳氏曰謹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二十

三年乙酉孟軻至魏慎觀王二十一年壬寅魏君營卒孟軻去魏適齊五年乙巳燕君噲以國讓其相子之赧王元年丁未齊伐燕取之分注但云齊王其下即責孟軻去齊赧王二十一年戊申即齊閔王之元年閔即齊字伐燕下事史記以為齊潛王十年丁未蓋以顯王四十六年戊戌為齊閔王元年通鑑以為宣王十九年丁未蓋以顯王三十七年己丑為宣王元年史記通鑑之不同蓋如此證以通鑑綱目丁未宣王卒閔王立戊申方改元則丁未乃宣王末年閔王繼位之年蓋未能的知伐燕之為先君事與嗣君事也以渾齒事證之閔王為是孟子謂為宣王恐傳寫之訛耳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云
通考仁山金氏曰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潛王者荀卿所聞也史記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所傳聞之辭而反疑孟

子所見之辭乎。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善，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為實。又曰：伐燕事，孟子最詳，其次戰國策蘇秦在燕與其相子之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代代為齊使，燕主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羈，不信其臣以激燕主，而厚子之也。於是燕主以國讓子之。三年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伐之。王命章子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主曾死，齊大勝，子之亡。此通鑑所據以係之宣王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二十六年，宣王六十九年，潛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潛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語錄疑考他據，故履祥以為伐燕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為是。况當是之時，秦用商鞅，倚兩楚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魏用吳起，齊用孫子田忌，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子

容尺衡與橫同。○新安陳氏曰：蘇秦主合從之說，欲合六國為一以抗秦，張儀主連衡之說，則離六國之交以事秦。六國謂楚、燕、齊、韓、趙、魏也。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氏曰：凡一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韓子曰：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愚

按二說不同，史記近是。韓子名愈，字退之，諡文公，唐鄧州人。○問序說謂史記近是，而集註於滕文公篇首章云：門人不能盡記其辭，又第四章云：記者之誤，如何。宋子曰：前說是，後兩處

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勢如鏗鏘而成非綴緝可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新安陳氏曰愚聞或疑易繫辭有子曰字以為非孔子作朱子曰安知非後人所加如周子自著通書五峰凡之每章加周子曰字今讀孟子亦當會此意

韓子曰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程子曰韓子此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

事荀子名况戰國時趙人揚子名雄漢蜀郡人○朱子曰此非淺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堯舜之所以為堯舜以其盡此心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望有或數百年者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全且盡者則為得○又曰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太醇而其傳耳

小疵程子曰韓子論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

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本

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亦不識性更說甚道荀子性惡篇太

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有疾惡去聲焉有耳目之欲好聲色焉然則從人之性順

人之情必出於爭奪至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音道然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
揚子脩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脩其善則為善人脩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適善惡之馬也歟○宋子
曰韓子謂荀揚太醇小疵非是由田駢慎到申不害
韓非之徒觀之則荀揚為太醇耳○程
子說荀揚等語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又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聲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

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程子曰孔子言參也魯然顏子沒後終得聖人之道者曾子也觀其啓手足時之言可以見矣所傳者子思孟子皆其學也問大是就渾淪處說博是就該貫處說否
宋子曰韓子亦未必有此意但如此看亦自好問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曰政事者就政事上學得文學者就文學上學得德行言語者就德行言語上學得○慶源輔氏曰韓子但言孔門諸子惟曾子之學獨傳而有子思孟軻然不言其所以獨傳之故故程子又從而發明之以為曾子只緣資質魯鈍故用功於內者深篤確實觀其啓手足之言所謂下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此聖道之所○
又曰揚子雲曰古以終傳而有子思孟子之學也

者楊墨塞先則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反苦廓如也夫音扶

楊墨行正道廢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

何補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貴

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亾滅而不救壞爛而不

救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無孟

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音離矣張存中曰後漢南蠻

侏離保離蠻夷語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

下者為音去此也新安陳氏曰自夫楊墨行至安在其

向無孟氏三句幹轉而斷之以孟氏功不在禹下盡
乏矣孟子開楊墨功不在禹治洪水下者洪水溺人
之身果端陷溺人心心
溺之禍甚於身溺故也

或問於程子曰孟子還可謂聖人否程子曰未敢便道

他是聖人然學已到至處愚按至字恐當作聖字

曰若以孟子比孔子時說得高然孟子道性善言必

稱堯舜又見孟子說得實慶源輔氏曰昧敢便道

他是聖人以其行處言學已到聖處以其知處言也

孟子論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與
夫聖智巧力之譬精密切當非想像臆度之所能及
是其學已到聖處也然其英氣未化有露圭角處故
未敢便道他是聖人○程子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不
人此其權度審矣

可勝平聲言仲尼只說一箇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

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養氣出來只此二

字其功甚多○又曰孟子有大功於世以其言性善

也○又曰孟子性善養氣之論皆前聖所未發慶源

曰言性善使資質美者聞之必求復其本然而充其善資質不美者聞之亦知所自警而不流於惡言養

氣使氣質剛柔不齊者勇猛奮發於道義而無異懦怯弱之弊皆發夫子所未發其功多蓋在此此所以

有大功於世也○又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

學顏子陋巷自樂洛音以有孔子在焉若孟子之時世

既無入安可不以道自任○又曰孟子有些英氣才

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實事新安陳氏曰英氣甚

辭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

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形旬反於甚處曰但以

孔子之言比之便可見字如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

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光耀也覺軒蔡氏曰

之程子又曰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

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

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

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辨。慶源輔氏曰。英氣是剛明秀發之氣。此自是好底氣質。若消化未盡。極有圭角。則有時而發。學要變化氣質。須渾然純是義理。如張子所謂德勝於氣。性命於德。方始是成就處。又曰。言心聲也。德之符也。有德者必有言。若就言上看。得分明。則其德無餘蘊矣。玉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寶。人有溫潤含蓄氣象。所以為聖也。其理一也。

楊氏曰。孟子一書。只是要正人心。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

君則曰格君心之非。一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矣。大學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本只是正心誠意而已。心得其正。然後知性之善。故孟子遇人便道性善。朱子曰。心後知性之善。語若有病。蓋知性之善。然後能正其心。心得其正。然後有以真知性之為善而不疑取。慶源輔氏曰。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者。其語亦失之太快。觀大學正心之後。於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更有工夫。歐陽永叔名脩。廬陵人。却言聖人之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堯舜所以為萬世法。

亦是率性而已。所謂率性循天理是也。外邊用計用
數假饒立得功業，只是人欲之私，與聖賢作處天地
懸隔。慶源輔氏曰：此數句判斷，二帝三王及漢
唐以後為治之道，所以不同，明白詳盡。

孟子集註大全序說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一章義利之辨，兼言
孟子之學，一章言與民同樂，三四五六
章皆言仁政，七章
兼言仁霸之辨。

孟子見梁惠王

梁惠王，魏侯也。都大梁。趙氏曰：按魏初都安
邑，在漢河東郡安邑。

縣至惠王徙大梁，在通考 趙氏真曰：
漢陳留郡浚儀縣。僭稱王，諡曰惠。

之後，晉獻公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後從其國名為魏。
氏至營立為王，諡法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梁惠

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東陽許氏曰：孟子至梁時，魏尚為侯，此章稱之為王，乃著書之時追書爾。蓋始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
史記惠王三十五年新安

倪氏曰：按綱目，周顯王三十二年乙酉，為惠王三十五年。甲禮厚幣以招賢者而

孟軻至梁。問孟子不見諸侯，其見惠王何也？朱子曰：不見諸侯，不先往見也。見惠王，答其禮也。

先王之禮，未仕不得見諸侯。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此禮，故所居之國，未仕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得越境，必以禮先焉。然後往答其禮耳。史記得其事之實矣。

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叟長老之稱。通考：吳氏程曰：叟，王所謂利益富國。

疆兵之類。西山真氏曰：當時王道不明，人心陷溺，惟知有利而已。故惠王利國之間，發於見賢

之初。

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朱子曰：仁者，心

之德，見得可包四者。義者，心之制，只是說義。○心之德，是混淪說。愛之理，方說到親切處。心之制，是說義之體。程子所謂處物為義是也。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為宜，則義有在外意思。須如程子所言，則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心之制，如利斧事來，劈

將去，可底從這一邊去，不可底從那一邊去。○仁兼

義言者是言體專言者是兼體用而言。○仁對義為體用。仁又自有仁之體用。義又自有義之體用。○所謂事之宜方是指那事物當然之理。未說到處置合宜處也。○問人所以為性者五。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所以生物。不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人性雖有五。然曰仁義。則本端已舉矣。以陰陽五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又曰。禮者仁之著。智者義之藏。又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為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為用也。然以性言之。則皆體也。以情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惟其所當。而各有條理焉。○慶山謝氏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仁人心。語直說仁之本體。此朱子於論註先言愛。而孟註先言心。真得孔孟之要旨。○諸葛氏曰。語之為仁。猶曰行仁以仁之用。

言故集註先言愛之理。孟子此章以仁之體言。故集註先言心之德。○雲峰胡氏曰。心之德是體。愛之理是用。心之制是體。事之宜是用。孟子所言仁義是包體用而言論語所謂為仁。是以仁之用言。通考吳氏程曰。有子為仁。是因用明體。就漏言處說仁。孟子仁義是先體後用。就專言處說仁。故集註釋之互異。○東陽許氏曰。心有專言。偏言心之德。是專言之仁。固全說體。愛之理。是偏言之仁。其中又含體用。愛為用。其理則體也。或問。又推以陰陽言。則義體而仁用。益天地間。物靜體而動用。陰靜陽動。而仁陽也。義陰也。故其體。此二句。乃一章之太指。下文乃詳言之後多。放與做此。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

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
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賢
聲。壓。於。去。

此言求利之害以明上交何必曰利之意也征取也
上取乎下下取乎上故曰交征國危謂將有弑奪之
禍乘車數也萬乘之國者天子畿音祈內地方千里出
車萬乘千乘之家者天子之公卿采音菜地方百里出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諸侯之國百乘之家諸侯之大

夫也前漢刑法志殷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戰

衆司馬掌邦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

六軍也因井由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

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

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戎馬四疋

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疋

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在車上者卒七十二人
人千戈備具是為乘馬之法一井八家一甸六十四
井計田五百七十六頃五百一十二家出士卒七十
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兵也又兵車一乘
有牛馬共十六計三十二家又出一馬或牛也一同
百里提封萬井提舉也舉四封之內也除山川沈疋

城池邑居園圃術路二千六百井。沈水田馬。沈謂淵水之下也。斥鹵之地術大道也。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采官也。因官食地故曰采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建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千戈素具。通考。程氏復心曰。按王制天子畿內地方千里。為方百里者百。則千乘之家。國當地方三百一十四里。有奇。為方百里者十。百乘之家。地方百里。為方十里者百。故刑法志云。與集註不同。要之孟子特就當時假設言之。非謂古法然也。東陽許氏曰。萬乘之國。則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則百乘之家。此以君十卿祿太槩言之也。王畿方千里。固可出車萬乘。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則方百里。方百里不能出

車千乘也。千乘之國。當三百十六里有畸。百乘之家。則當方百里矣。諸侯卿之采地。未必如是之大也。讀者不可以辭害意。詹氏道傳曰。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曰輕車。甲馬四疋。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人。共七十五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項氏安世曰。按舊說。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凡七十五人。除五長外。大率皆三人共治。恐於督率兵事不便。按兵車一乘。雖止用七十五人。而將重車者。又二十五人。則百人也。若以百人當車一乘。則於旅卒師軍之長。自然無所齟齬。不至如前之參差雜亂矣。弒下殺上也。鑿足也。言臣之於君。每十分扶問反下同。

而取其一分新安陳氏曰以制地定法言天子萬乘諸侯取十之一得千乘諸侯千乘大夫取百乘亦已多矣若又以義為後而以利為先則

不弑其君而盡奪之其心未肯以為足也慶源輔氏曰集註發

明不奪不廢最說得人心求利之意出蓋尚義則循

理而有制徇利則橫流而無節故不弑逆而盡奪之

其心猶有所不足也○新安陳氏曰此章始末兼言

仁義中單言義者蓋仁有溫然慈愛之意義有截然

斷制之意取其斷制以勝私去利則義之用為尤切

兼言仁義該體用之全也單言義取功用之切也下

文仁施於親義施於君此對君言之故單言義亦通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此言仁義未嘗不利以明上文亦有仁義而已之意

也遺猶棄也後不急也言仁者必愛其親義者必急

其君故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則其下化之

自親戴於已也宋子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

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

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慶源輔氏曰

仁義人心之固有也人君躬行仁義以感之而無求利

之心以誘之則人心之固有者亦皆興起而自然尊

君親上有不待外求而勉強為之也○雲峰胡氏曰

人性有五仁義為先人倫有五君親為先所以孟子

擢此於七篇之首然此二句本文仁義二字指下之人

王而後言大夫士庶惟上之人求利而後下皆求利故集註於此揭人君躬行仁義而無求利之心故其下化之而自有仁義之利也○新安倪氏曰孟子謂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以利對仁義而分言之集註於此節云仁義味嘗不利是以仁義各利而貫言之若與孟子上文有不同者何哉蓋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外仁義以求利孟子之所戒此章之大旨也行仁義而得利集註之所發明亦孟子此節之本意也不遺其親即是親親之仁不後其君即是尊君之義豈非仁義中自然之利乎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重平聲言之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此章言仁義根於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也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人

欲之私也

慶源輔氏曰利心人本無之只緣有己有物彼此相形便生出較短量長爭多競少之意遂欲己長人短人少己多偏諛反側惟己是徇故曰人欲之私也 循天理則不求

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慶源

輔氏曰循天理者無所為而為故不求利然成己成物各得其宜故自無不利徇人欲者有所為而為故雖求利而未必得然妨人善物招尤取禍故害常隨之 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靡幼反 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託始之深意學者所

宜精察而明辨也覺軒蔡氏曰學者紙玩而已矣與

截鐵斷斷然只說仁義更不向利上去若董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意亦得其傳者歟

雲峰胡氏曰：子朱子深有所取於三山黃登之言曰：天下一切人，都把利害對利，事事上只見得利害，不問義理，須知利字乃對義字，明得義利，便自無爭之事。集註所謂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是以利字與義字對，而利不出乎義之外。猶人欲則求利，利得而害已隨之，是以利字與害字對，而害已藏於利之中。○太史公曰：新安陳氏曰：司馬談為太史令，子遷也。尊其父，故謂之公。遷繼其職，仍稱太史。公西漢龍門人也。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問太史公之嘆其果知孟子之學耶

朱子曰：未必知也。以其言之，偶得其要，是以謹而著之耳。程子曰：君子未嘗不欲

利，但專以利為心，則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而未嘗不利也。慶源輔氏曰：利者，民生所不可無者也。故乾

之四德曰利。書之三事曰利。此所謂君子未嘗不欲利，但專欲求利，則不顧義理，專欲利己而必害於人。惟能循仁義而行，則體順有常而自無不利。當是之時，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復知有仁

義，故孟子言仁義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聖賢之心也。龜山楊氏曰：君子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使其民不後其

君親則國治矣。利孰大焉。故曰：亦有仁義而已。何必曰利。○朱子曰：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

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
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緣本來道理只
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以利心
為仁義即非仁義之正不待有不利然後仁義阻也
○雲峰胡氏曰孟子之得於子思者曰仁義所以利
之也及告梁王則言仁義而不言利蓋子思所言者
利物之利梁王所問者利己之利也程子以為根本
塞源者所以救當時流弊之極朱子以為造端託始
者所以謹夫學者心術之初○新安陳氏曰孟子一
書以遇人欲存天理為主何必曰利遇人欲也亦有
仁義存天理也自此以後鮮有不可以此二字該貫
章者○東陽許氏曰君子利己之心不可有利物
之心不可無孟子不言利是專攻人利己之心絕利
己之心然後可行利物之事然利物乃所以利己也
至於不遺親後君則已亦無不利矣但不可假仁義以求利取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
樂此乎

樂音洛 篇內同

沼池也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此一章之大指新安陳氏曰揭大指於前而分開照應於後此孟子諸章例也首章及此

章皆如此此後當以此法觀之不一提撥○南軒

張氏曰孟子若答云賢者何樂乎此則非惟告人之

道不當爾而於理亦有未完也今云然則辭氣不迫而理完矣又曰王所謂樂人欲之私以自逸為樂也孟子所謂賢者樂此天理之公與民同樂者也○雙峰饒氏曰王意謂賢者未必樂此自家有慚孟子說

惟是賢者樂此
出王之意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
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
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麀鹿魚鼈古
之人與民偕樂故詩樂也

亟音棘鹿音憂鶴詩作習
戶角反於音鳥物音刃

此引詩而釋之以明賢者而後樂此之意詩大雅靈

臺之篇經量度也靈臺文王臺名也

待洛反

詩傳國之
有臺所以

望氣視察災祥時觀游節勞佚也謂之靈者言其條
然而成如神靈所為也爾雅東陽許氏曰靈臺之作
所以候日景占星象望雲物也其下有囿囿中有沼
併以游觀爾七十里之囿所以供四時之田講武事
於其中且與民之芻蕘雉兔者共之不容不廣此在
郊之外者也靈臺之囿必近城郭地不可容且無所
用其太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鄆
又三年遷豐作靈臺其時九十有六明年即薨田獵
之囿非作靈臺之意也七十里之囿在岐
山舊都故有與民同芻蕘雉兔之常制

營謀為也

攻治也不日不終日也亟速也言文王戒以勿亟也

子來如子來趨父事也靈囿靈沼臺下有囿

囿所以
城養禽

獸囿中有沼也麀鹿

婢忍反

鹿也伏安其所不驚動也

濯濯肥澤貌鶴鶴潔白貌於歎美辭物滿也孟子言

文王雖用民力而民反歡樂之既加以美名而又樂

其所有蓋由文王能愛其民故民樂其樂而文王亦

得以享其樂也雙峰饒氏曰自樂便不是仁同樂便

是仁如文王未嘗無靈臺靈沼然與

民同樂便是天理文王畢竟自朝至于日中具不違

暇食用咸和萬民人必得所然後有此樂此所謂後

天下之樂而樂**通考**東陽許氏曰麋鹿魚鳥各得其

所成遂其性可見文王之德被萬物觀兩在字而下

文魚鹿云云尤見文王仁及物而

物感動處物且如是於人可知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

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害音曷喪去聲女音汝

此引書而釋之以明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之意也湯

誓商書篇名時是也日指夏桀害何也桀嘗自言吾

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趙氏曰所引桀

語出尚書太傅

民怨其虐故因其自言而目之曰此日何時亡乎若

亡則我寧與之俱亡蓋欲其亡之甚也孟子引此以

明君獨樂而不恤其民則民怨之而不能保其樂也

龜山楊氏曰齊主顧鴻鴈麋鹿以問孟子孟子因以

謂賢者而後樂此至其論文王夏桀之所以異則獨

樂不可也。世之君子其賢者乎。則必語王以憂民而勿爲臺沼花園之觀。是拂其欲也。其佞者乎。則必語王以自樂而廣其侈心。是縱其欲也。二者皆非能引君以當道。唯孟子之言常於毫髮之間。剖析利害之所在。使入君化焉而不自知。夫如是其在朝則可以格君之心。之非而其君易行矣。○南軒張氏曰。民一也。得其心則子來而樂君之樂。失其心則害喪而亡君之心。究其本則由夫順理與徇欲之分而已。人君常懷不敢自樂之心。則足以遏人欲矣。常懷與民偕樂之心。則足以擴天理矣。○雙峰饒氏曰。孟子之書。句句是事實。說仁義便說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爲仁義事實。說賢者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便說文王靈臺靈沼湯誓時日害喪爲同樂。獨樂事實。○新安陳氏曰。南軒遏人欲擴天理六字。可斷盡孟子七篇。謹提出以示學者。夫同一臺池花園鳥獸魚鼈耳。賢者循天理之公愛民而與之同樂。則民

樂君之樂而君得享其樂。不賢者徇人欲之私不恤民而自樂。則民欲君之凶。君安得有此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詳見後章。通考東陽許氏曰。此章關鍵全在偕樂獨樂。下文王與民同樂。夏桀結怨。奉已與民乃其效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

寡人。諸侯自稱言寡德之人也。河內河東皆魏地。凶

歲不熟也移民以就食移粟以給其老稚之不能移者移粟民自移其粟耳

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好去聲填音田

填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東陽許氏曰集註

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鈜之用木抵鐃進鐃退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益專以金聲退鐸木鈴也

鐃鈜也形如小鍾以為鼓直猶徂也如詩匪直言此以

譬鄰國不恤其民惠王能行小惠然皆不能行王道以養其民不可以此而笑彼也楊氏曰移民移粟荒

政之所不廢也然不能行先王之道而徒以是為盡

心焉則未矣慶源輔氏曰周禮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雖無所謂移粟之事然太荒木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

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穀與魚鼈不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

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勝音升數音促

農時謂春耕夏耘秋收之時凡有興作不違此時至

冬乃役之也不可勝食言多也數密也罟網也洿窆

鳥瓜下之地水所聚也古者網罟必用四寸之目魚

不滿尺市不得鬻六人不得食山林川澤與民共

之而有厲禁周禮地官司徒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

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冬斬陽木仲夏

斬陰木或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凡服耜

斬季材以時入之服耜服車之材也

期之用釋材尚柔勅也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材物

以時入之于王府頒其餘于萬民○雲峰胡氏曰文

王治岐澤梁無禁此所謂山林川澤與民共之即是

澤梁無禁無禁者王者愛民之仁也雖無禁而有厲

禁又王者愛物之仁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

為之厲而為之守禁註物為之厲每物有藩界也為

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守者謂其地之民占伐林

木者也鄭司農云厲連列守之也以是觀之澤梁無

禁者不禁民之取而有厲禁者禁民之不以時取也

草木零落然後斧斤入焉禮記王制獺祭魚然後漁

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

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

此皆為治去

備且因天地自然之利而撙祖本節愛養之事也然

飲食宮室所以養生祭祀棺槨所以送死皆民所急

而不可無者今皆有以資之則人無所恨矣王道以

得民心為本故以此為王道之始慶源輔氏曰養生送死乃个世之始

終於是二者皆有以濟之則个世之始終一無所憾

而民心得矣此其所以為王道之始也新安陳氏曰法制未備謂聖人味行并由法以前天地自然之

利謂穀魚材木之類樽節愛養謂不違農時不用數

器斧斤時入之類王道之始謂王制未備王道未成

不過初焉事下節集註云是王道之成也正與此

王道之始相對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

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

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

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衣去聲畜許大反數去聲凡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

則平聲據其身臨天下而言曰王則去聲後多倣此

五畝之宅一夫所受二畝半在田一畝半在邑田中

不得有木恐妨五穀故於牆下植桑以供蠶事補氏曰古

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

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

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
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
聚居也五十始衰非帛不暖未五十者不得衣也畜養

也時謂孕字之時如孟春犧牲毋用牝之類也禮記月令

孟春之月命樂正入學習舞乃脩祭典命祀山林川
澤犧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殺胎夫飛

鳥天鳥老反胎懷孕者天始生也

七十非肉不飽未七十者不得食

也問既曰魚鼈不可勝食矣又言老者始可食肉何也

也朱子曰魚鼈自生之物養其小而食其太老幼

之所同也至於芻豢之畜人力所爲則非七十之老

不得以食之矣南軒張氏曰衣帛食肉必曰五十

七十者民之欲無窮而桑蠶畜養之利有限不爲之

制則爭逐其欲而老者或不得衣之食之矣又使知

老者之當養其老幼之有別教亦行乎其中矣日用

飲食無非教也不待庠序而後教也通考東陽許氏

曰王制五十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暖與

此不同或殷或周之制異大抵年高者衣帛食肉也

百畝之田亦一夫所受至此則經界正井地均無不

受田之家矣趙氏曰古以百步爲畝今以二百四十

步爲畝古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經

界謂治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通考仁山

金氏曰古者六尺爲步步百爲畝一夫一婦受田百

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

爲一井八面皆百畝爲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畝爲

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爲廬舍八家則每家

得二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節今田疇其

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爲一畝若以今太步計之則

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庠序皆學名也。申重直用反也。下寧反覆之意。善事父

母為孝。善事兄長上聲下同為悌。頌與班同。老人頭半白

黑者也。負任在背。戴任在首。夫音扶民衣食不足則不

暇治禮義。而飽暖無教則又近於禽獸。故既富而教

以孝悌則人知愛親敬長而代其勞不使之負戴於

道路矣。通考東陽許氏曰：庠序之教教以人倫於其

常教之中又於孝悌二者重明之而篤之尤

也。衣帛食肉但言七十不言五十七舉重以見形向反輕也。黎

黑也。黎民黑髮之人猶秦言黔其廉反首也。史記秦紀始皇二十

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有曰：或亂黔首黔首黑頭也。少去聲壯之人雖不得衣帛

食肉然亦不至於饑寒也。此言盡法制品節之詳雙峰

饒氏曰：五畝宅百畝田是法制。五十衣帛七十食肉

是品節。有法制無品節則泛而不足用。有品節無法

制則於何極財成輔相去聲之道以左右民易泰卦象

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去聲以左右民。是王道

之成也。慶源輔氏曰註云：盡法制品節之詳極財成

作已大成以左右民則不惟制民之產使之有以養其生而又為之學校之教使之得以全其性如帝堯所謂正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是為王道之本成也。○新安陳氏曰：極財成輔相總言田桑畜養之

事以左若民就富教斯民說乃王道之終事應上文王道之始也下句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

莩平表反。刺七亦反。

檢制也莩餓死人也發發倉廩以賑

皆震通作振起也救也。貸

他代反也歲謂歲之豐凶也惠王不能制民之產又使

狗彘得以食人之食則與先王制度品節之意異矣

至於民饑而死猶不知發則其所移特民間之粟而

已乃以民不加多歸罪於歲凶是知刃之殺人而不

知操七刀反刃者之殺入也不罪歲則必能自反而益

脩其政即上文所言王道天下之民至焉則不但多於鄰國

而已○程子曰孟子之論王道不過如此可謂實矣

新安陳氏曰王道不出農桑教養等實事豈求之高遠難行者哉又曰孔子之時周

室雖微天下猶知尊周之為義故春秋以尊周為本

至孟子時七國爭雄天下不復扶又反知有周而生民

之塗炭已極當是時諸侯能行王道則可以王去聲矣

此孟子所以勸齊梁之君也蓋王者天下之義主也
聖賢亦何心哉視天命之改與未改耳朱子曰孔子
尊周孟子不
莫周如冬寒夏葛饑食渴飲時措之宜異爾此齊桓
不得不尊周亦迫於太義不得不然夫子筆之於經
明君臣之義於萬世非專為美桓公也孔子孟子地則
皆然得時措之宜則並行而不相悖矣雲峰胡氏
曰不有孔子之論則在下者不知有尊王之義而民
可以無君矣不有孟子之論則在上者不知天命之
改不改在民心之向背而君可以無民矣新安陳
氏曰天命之改未改驗之人心而已人心猶知尊周
可驗天命未改則當守天下之經文王孔子之事是
也人心不知有周可驗天命已改不得不違天下之
權武王孟子之事是也司馬溫公李泰伯尚不
達此而非孟子固哉讀者不可不勘破此義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承上章言願安意以受教

孟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挺徒
頂反。
挺杖也。

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
孟子又問而王答也新安陳氏曰政謂虐政挺刃政
殺人之承上章歲兵之意而敷演
之

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

食人也

厚斂反

於民以養禽獸而使民饑以死則無異於

驅獸以食人矣新安陳氏曰此因前章狗彘食人食塗有餓莩之意而究言之即以虐政

殺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惡之之惡去聲惡在之惡平聲

君者民之父母也惡在猶言何在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

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俑音勇為去聲

俑從去聲下同葬木偶人也古之葬者束草為人以為從

衛謂之芻靈略似人形而已中古易之以俑則有面

目機發而太似人矣趙氏曰木人設機而能踊跳故名曰俑故孔子惡

去聲其不仁而言其必無後也新安陳氏曰作俑者殺入殉葬之漸孔子

惡之者以此○禮記檀弓下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

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

不殆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

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俑者

不仁不殆於用入乎哉孟子言此作俑者但用象人以葬孔子

孟子卷之二

十一

猶惡之况實使民饑而死乎通考東陽許氏曰孔子

始謂為不仁者事始雖小未流必大不可以不謹孟子因此以戒惠王不可輕視其民○李氏

曰為人君者固未嘗有率獸食入之心然猶一已之

欲而不恤其民則其流必至於此故以為民父母告

之夫音扶父母之於子為音去之就利避害未嘗頃刻而

忘于懷何至視之不如犬馬乎壘山謝氏曰此章以

行仁政視人猶獸也夫天地間難得者人象人而用之猶不克於無後豈可率獸食入不行王政一至於此

乎○新安陳氏曰為人君者有作民父母之責固未嘗有率獸食入之心惟狗欲而不恤民則其流至此

而不自覺故以率獸食入箴其昏迷之錯習而以為

民父母觸其惻隱之本心孟子之言深切著明如此

而王不悟亦未如之何也已右二章戒梁王厲民自

養率獸食入過人欲也勉其行王道以為民父母為

心擴天理也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嬰之所知也及寡人之

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

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長上聲喪去聲比必二反

洒與洗同魏本晉大夫魏斯與韓氏趙氏共分晉地號曰三晉

故惠王猶自謂晉國惠王孫也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

其軍虜太子申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

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

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合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

人戰敗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

十七年秦取魏少去聲梁史記魏世家惠王十七年魏

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元

魏地邑名後魏又數音朔獻地於秦史記商君傳秦孝

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遣魏將公

子申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

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

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因

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使使割河西

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又與

楚將去聲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史記楚世家懷王六年

張存中曰按史記魏襄

王十三年楚敗我襄陵不言邑數楚懷王六年得邑

入與集註七邑比猶為去聲也言欲為死者雪其恥也

慶源輔氏曰惠王之志疑若剛勇而有為者然細考

之史則其敗於三國皆義舉也徒以垂城爭地不

失之貪則失之繆事既如此猶不知所以自反乃於

見賢之際歷敘其喪敗而欲為死者一洗之此正如

匹夫賤人勢出無聊不勝其忿而求一快者所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百里小國也然能行仁政則天下之民歸之矣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澠耕易耨甚者以暇

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

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省所梗反斂易音去聲耨奴豆反長上聲

省刑罰薄稅斂此二者仁政之大目也新安陳氏曰省刑則不我

民生薄賦則民得養生易治也耨耘也盡已之謂忠

以實之謂信君行仁政則民得盡力於農畝而又有

暇日以脩禮義是以尊君親上而樂音洛下同於效死也

朱子曰魏地迫近於秦無時不受兵割地求成無虛日孟子之言似若容易蓋當時之人焦熬已甚率歡

欣鼓舞之民而征之自是見效速後來公子無忌率

五國師直擣至函谷關可見○慶源輔氏曰仁政在

於養民而已省刑罰則民不至無所措其手足而得

以安其生薄稅斂則民不至有所闕於衣食而得以

保其生故孟子言仁政首及此二者下面數句則又

其效驗也澠耕易耨則薄稅斂之所致也重稅厚斂

則民不聊生民不聊生則其於農事亦苟且鹵莽而

已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父兄出以事

長上則省刑罰之所致也嚴刑峻罰則民不樂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凍餓兄弟

妻子離散養去聲

彼謂敵國也

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扶夫音

陷陷於阱通作寔疾郢才性溺溺於水暴虐之意

正也以彼暴虐其民而率吾尊君親上之民往正其

罪彼民方怨其上而樂歸於我則誰與我為敵哉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仁者無敵蓋古語也以故曰百里可王以此而已

恐王疑其迂濶故勉使勿疑也○孔氏曰孔氏名文仲字經父

臨江惠王之志在於報怨孟子之論在於救民所謂

唯天吏則可以伐之蓋孟子之本意

南軒張氏曰

敗欲一洒之是乃不勝其忿欲之私耳孟子所以告

之者乃為國之常道其所施為皆有實事夫王政之

所以不行者以時君謀利計功之念深每每致疑而

莫肯力行故也使其以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以聖賢

之言為必可信而力行之則孰禦焉○慶源輔氏曰

註引孔氏之言蓋怨有當報者有不當報者若惠王

之事則所謂不當報者也不當報而報則是忿憶者

之所為耳忿憶者之所為則其心熏灼焚燒愈撲愈

熾不至於大敗極壞而已若所謂志於救民則至

大勢不入於楚必入於秦聖賢已逆知其所趨矣當時孟子止言深耕易耨孝悌忠信則可以制挺而撻秦楚自一等富強而言豈不大迂濶而不切於事情然後來秦以不過起於揭竿斬木之匹夫堅甲利兵果可恃乎孟子之言不我誣也○新安陳氏曰逞忿報怨私欲也行仁救民公理也行仁則自無敵不得已而用兵亦正之之征也不行仁而惟報私怨忿爭而已矣豈惟怨不可報敗亡常必由此章亦所以遏入欲擴天理也

○孟子見梁襄王

襄王惠王子名赫

新安倪氏曰按通鑑肅親王二十一年壬寅惠王卒孟子去魏適齊是

見襄王後即去也

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

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語去聲卒七沒反惡平聲

語告也不似人君不見所長言其無威儀也

新安倪氏曰左

傳云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不似人君無可象之儀也不見所畏無可畏之威也卒

然急遽之貌蓋容貌辭氣乃德之符

新安陳氏曰德在於中容貌辭

氣乃德之符驗其外如此則其中之所存者可知王

問列國分爭天下當何所定孟子對以必合于一然

後定也

問孟子以梁襄王不似人君不見所畏而譏之然則必以勢位自高而厲威嚴以待物邪

朱子曰不然也夫有諸中者必形諸外有人君之德則必有人君之容有人君之容則不必作威而自有可畏之威矣曰言之急遽亦何譏邪曰良之六五以中正而言有序而呂氏亦曰志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然則言貌固皆內德之符不惟可以觀入學者雖以自省可也曰孔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而孟子誦言其君之失如此何邪曰聖賢之分固不同矣且孔子仕於諸侯而孟子為之賓師其地有不同也抑七篇之中無復與襄王言者豈孟子身是而不復久於梁邪

孰能與之

王問也

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之

嗜時利也 反 其也 覺軒蔡氏曰好生不嗜殺天地生物之反 心也必得天地此心然後可為天之子計 為民之父母此言萬世之牧之龜鑑也

孰能與之

王復問也與猶歸也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今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

民歸之。其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夫音扶。淳音勃。內當作猶。古字借用。

後多倣此。

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孟子內。茲以周月。言與春秋左傳同。沛然雲盛

貌沛然雨盛貌。淳然興起貌。禦禁止也。人牧謂牧民

之君也。領頸也。蓋好去聲下同生惡去聲死。人心所同。故人

君不嗜殺人。則天下悅而歸之。○蘇氏曰。孟子之言

非苟為大而巳然不深原其意而詳究其實。未有不

以為迂者矣。予觀孟子以來。自漢高祖及光武及唐

太宗及我宋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殺人致之。其餘殺人愈多。而天下愈亂。秦晉及隋方能合之。而好殺不已。故或合而復扶又反分。晉武合之。亂石亂而分。王江東或遂以匹國。孟子之言豈偶然而已哉。慶源輔氏曰。不嗜殺人之對。以見理勢之當然。非有為而為之者也。蓋人君之心誠能不嗜殺人。則舉天下皆在吾仁愛之中。又孰有渙散乖戾而不歸於我哉。固非以不嗜殺人為中天下之具也。○新安陳氏曰。嗜殺人欲之殘虐也。不嗜殺人。天理之側隱也。此亦遏人欲存天理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齊宣王姓田氏名辟音疆渠良反。○趙氏曰田氏本

氏後改姓田氏至田和始篡齊而有之。辟疆和之曾

孫是為宣王。○趙氏惠曰周顯王二十七年齊桓

卒子辟疆立是為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法善問周

達曰宣。○東陽許氏曰集註辟疆作開辟封疆說則

上皆闕下者疆作辟除疆暴諸侯僭稱王也齊桓公

名小晉文公名重皆霸者侯者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

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

道言也董子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霸為

去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亦此意也新安倪氏曰董

廣川人此語見漢書本傳對江都易王問粵有三仁

而曰仁人者正其諛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是

以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為其先詐力而後

仁義也。○西山真氏曰孟子後能深闢五伯者惟仲

舒為然。以已通用無已必欲言之而不止也王去謂正

天下之道程子曰得天下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

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

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

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

當道則桓文之事特詭遇而已。大匠不為拙工改，
繩墨故曰無已則王乎。○范氏曰：按論語孔子曰：桓公怒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孔子美齊桓管仲之功如此。孟子言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聖人於人苟有一善無所不取。齊桓管仲有功於天下，故孔子稱之。若其道則聖人之所不取也。○朱子曰：無道桓文之事，事者營霸之事。儒者未嘗講求如桓公霸諸侯，匡天下則誰不知。至於經營霸業之事，儒者未嘗言也。○通考：王氏若虛曰：春秋之時，五伯迭興，而桓文為盛。有功者莫大於桓文。有罪者亦莫大於桓文。周之東遷，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諸侯不知有周矣。有人於此，勃然而興，更為明主，支一木於大厦將顛之際，屹砥柱於頽波潰決之餘，內合諸侯，外攘夷狄，使前日之不知有周者咸知尊周，而君臣之義至於今不墜，謂非桓文之功不可也。故聖人略其罪而筆之於春秋，然其詐力

是先仁義為後，如救刑，封衛養亂為功，如伐衛致楚陰謀，取勝挾天子而令諸侯，獲諸侯以伐諸侯，如此等類，非其罪歟？故聖人之徒，卑其功而無道之者，然聖人春秋之作，為萬世扶綱，常有如尊周之舉，而不記之，則無以勸來者，其指微矣。乃若其徒，所以不道之者，是又不欲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亦春秋誅意之法也。故桓文者，功之首罪之魁，而聖賢待之，仁之至，義之盡也。

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保愛護也。○慶源輔氏曰：保如保赤子之保。○新安陳氏曰：王道甚大，其要只在保民保民而王

一句為此章之綱領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

臣聞之胡斲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斲音核釁許刃反舍上聲

胡斲下沒反集註音核核字有二音宜審齊臣也釁鐘新鑄鐘成而殺

牲取血以塗其釁乞逆反也觶觶恐懼貌孟子述所

聞胡斲之語而問王不知果有此事否

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

王見牛之觶觶而不為殺即所謂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擴而充之則可以保四海矣故孟子指而言之欲

王察識於此而擴充之也愛猶吝也雲峰胡氏曰孟子一書言心學

甚詳此是第一箇心字是心何心也人之本心也即此本心而推之所謂先主有不忍入之心斯有不忍入之政者也須看集註察識擴充四字察識屬知擴充屬行○新安陳氏曰是心足以王矣一句最緊切觀王有此愛物之心即可知王有仁民之心而可以保民矣所以指言王之此心即是足以王天下之本真氏云王道不外乎保民而保民又不外乎此心是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生卽不忍其殺鯀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

言以羊易牛其迹似吝實有如百姓所譏者然我之心不如是也

雙峰饒氏曰論語小不忍朱子兼婦人之仁匹夫之勇說婦人不能忍其愛匹夫不能忍其忿這箇又是要忍得了
雲峰胡氏曰饒氏發明兩不忍字甚好孟子所謂不忍者如齊宣王見牛之蔽鯀將死一念之發非有所勉強自然而然者也君子謂之仁論語所謂小不忍者如婦人匹夫一念之發不能有所禁止而一聽其自然者也君子不謂之義
新安倪氏曰論語之小不忍云者小不忍之念發於私小常人之所不能禁止者也孟子之不忍云者小不忍之念出於正大君子之所當擴充者

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安乎百姓之謂我

愛也

惡本聲
異怪也隱痛也擇猶分也言牛羊皆無罪而死何所

分別彼列反而以羊易牛乎孟子故設此難去聲欲王反

求而得其本心王不能然故卒無以自解於百姓之

言也。慶源輔氏曰：宣王既無講學之功，不知反求之理，而徒自辯解於百姓之言，故孟子又設此以問難之。蓋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不忍之實，而王猶不能然也。○東陽許氏曰：上言臣固知王之不忍，下言彼惡知之，蓋宣王見牛不忍之心，雖發而不自知其為仁之端，故以知與惡知相對說，以為常人雖為利欲所昏，而本然之善終未嘗泯，但時或發，每不自覺而不能充之爾。故孟子以為惟君子為能知之，眾人不能知也。是啓王之心，使凡遇善心發時，便須識得，即就此擴充，自小以及大，自近以及遠，節其二端，推之至其極，則仁不可勝用矣。

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

遠庖廚也。遠，去聲。

無復言，雖有百姓之言，不為害也。術，謂法之巧者，蓋殺牛既所不忍，罾鐘又不可廢於此，無以處之。則此心雖發而終不得施矣。然見牛則此心已發，而不可遏。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朱子曰：見牛未見羊，則其理未形，而無所妨。見羊也。未字有意味，蓋言其體則無限量，言其用則無終窮，充擴得去，有甚盡時。故以羊易牛，則二者得以兩全而無害，此所以為仁之術也。朱子曰：齊王見牛，殺之，而不可忍之心萌，故以羊易之。孟子所謂無傷，蓋乃護得齊王仁心發見處，術猶方便也。○術字本非不

好底字。只緣後來把做變詐看了。便道是不好。却不
知天下事有難處。須看有箇巧底道理。始得當齊主
見牛之時。惻隱之心已發。乎中又見饜鐘事大。似住
不得。只得所以所不見者。而易之。既周旋得那事。又不
強道了這不忍之心。此心乃得流行。若當時無箇措
置。便抑遏了這不忍之心。遂不得而流行矣。此乃所
謂術。聲謂將死而哀鳴也。蓋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
類。故用之以禮而不忍之心。施於見聞之所及其所
以必遠庖廚者。亦以預養是心而廣為仁之術也。朱
曰君子於物愛之而已。食以時。用以禮。不暴
殄。既足以盡吾心矣。其愛之者仁也。其殺之者義也。
齊主之不忍。施於見聞之所及。正合愛物淺深之宜。
若在民之心。則豈為其不見之故而忍以無罪殺之。

哉。慶源輔氏曰。唯其不忍之心。止施於見聞之所
及。故古之君子。知學問者。必遠其庖廚。乃所以預養
是不忍之心。不使之見其生。聞其聲。以推擴其為仁
之術。不必屑屑然以其所不見而易其所見也。孟子
言此。以見宣王之初心。本無不善。以羊易牛。然後仁
義之心。得以兩全而無害也。雲峰胡氏曰。一本心
也。已發在於擴充。未發在於預養。通考東陽許氏曰。
既見牛而不忍。此心欲行。則便不可殺此牛。而饜鐘
又不可廢。或殺牛。或廢禮。皆是人心行不徹。故用未
見其形。未聞其聲。以代之。此正用術之圓機。此
即行權行仁者當放
此意而行。故謂之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
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

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

說音悅。悒七本反。度待洛反。夫我之夫音扶。

詩小雅巧言之篇戚戚心動貌王因孟子之言而前

日之心復扶又反萌乃知此心不從外得然猶未知所

以反其本而推之也南軒張氏曰宣王聞孟子之言有得於心而說謂已雖行之及

反而求之則有不能以自得者及孟子抽其端緒以

告則戚然有動於中當時不忍之意宛然而形慶源輔氏曰戚戚心動而有所慘傷也孟子所言曲盡

其理故宣王前自之心復動于中而委蛇曲折之意

莫不盡見而亦莫非吾心本然之善非從外而得也

向非孟子據理之極知言之要深得夫開道誘掖之

術則亦何能使宣王前自不忍之心復萌也哉宣王

此心雖發動而其端尚微其體未充而又未知所以

用力推擴之方故孟子此下復以用力用明用恩之說以曉切之○雲峰胡氏曰齊王於其本心略能察識自此以下孟子皆教之以擴充○新安陳氏曰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王此句亦問得緊切與孟于是心足以王矣一句相照應

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

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

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

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

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

孟子卷之十一
聲爲不之
爲去聲

復白也鈞三十斤百鈞至重難舉也羽鳥羽一羽至
輕易去聲下同舉也秋毫之末毛至秋而未銳小而難見
也輿薪以車載薪大而易見也諺猶可也今恩以下
又孟子之言也蓋天地之性人爲貴故人之與人又
爲同類而相親是以惻隱之發則於民切而於物緩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雙峰饒氏曰集註惻
隱之發是就心上說
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難是就術上說人性靈
所以仁民易物無知如何感得他動所以愛物難

今王此心能及物矣則其保民而王非不能也但自

不肯爲耳南軒張氏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
天地之大同由一本而其施有序也豈有

於下生則能不忍而不能保民者蓋左見牛而不忍
者無以蔽之而其愛物之端發見也其不能加恩於
民者有以蔽之而仁民之理不著也然即夫愛物之
端可以知夫仁民之理素具能反而循其不忍之實
則其所謂仁民者固可得也○慶源輔氏曰天地之
性人爲貴而人之與人又爲同類而相親故惻隱之
發於民切於物緩皆自然而然雖至愚之人亦莫不
然學者須是臨事體察看教分曉不可模糊率略聽
其自然事過便休若夫推廣仁術則仁民易而愛物
難所以難所以易者由以凡人言之推廣此心愛及
同類者其勢便其事易至於物則有不得已而資以
爲用者使之皆被吾之愛而無傷則其勢遠其事難

孟子卷之十一

自君人者言之發政施仁使民得以遂其生者其勢
便其事易權輔相財成之道使庶類繁殖鳥獸魚鼈
咸若者其勢遠其事難今王此心既發於見年之際
而又有以處之而使是心得以流行矣則是於其勢
遠而事難者既能有以及之則以是心而施於勢近
而事易與之同類而相親所謂保民而王者則豈有
不能者哉但自不肯爲耳新安陳氏曰今恩足以
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此二句難得最
緊切乃是下大章文意警策處下文又以此二句再
難以結之王能其緩且難者而失之於切且易者何
也使王能自其不忍之形於愛物
者充廣之以仁民特舉而措之耳

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

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
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語去聲爲長之爲
去聲長上聲折之

反舌

形狀也挾以腋持物也超躍而過也爲長者折枝以
長者之命折草木之枝言不難也是心固有未待外
求擴而充之在我而已何難之有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
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

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
 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今恩
 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與平聲
 老以老事之也吾老謂我之父兄人之老謂人之父
 兄幼以幼畜許六反之也吾幼謂我之子弟人之幼謂
 人之子弟運於掌言易去聲下同也詩大雅思齊莊皆反之
 篇刑法也寡妻寡德之妻謙辭也御治也不能推恩
 則衆叛親離故無以保妻子蓋骨肉之親本同一氣

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古人必由親親推之然
 後及於仁民又推其餘然後及於愛物皆由近以及
 遠自易以及難今王反之則必有故矣故復扶又推反

本而再問之新安陳氏曰末二句再問難以結之十

分精神文法亦有照應收拾○和靖尹氏曰善推其所為學者最要推也因一事則推之大有所益言舉斯心加諸彼是也○南軒張氏曰孟子非使之以其愛物者及人蓋使之因愛物以循其不忽之實而反其所謂一本者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所謂王道也○慶源輔氏曰人之骨肉本同一氣而生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故於心為至親至切而行仁必自孝弟始然後可以推而及民與物也勢有近遠當由近以及遠事有難易當自易以及

難老吾老幼吾幼以及人之老幼刑寡妻至兄弟以御于家邦此皆自然之序而人所不自已者若或反之則必有其故矣是不可不致其克復之功使之循序而進不然則倒行而逆施之如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不旋踵而乾涸枯瘁矣○雙峰饒氏曰因愛生之心說到此欲其因愛物之心反而見得仁民因愛人之心反而見得親親又因親親推而至於仁民由仁民推而至於愛物運於掌言其近而易天下雖大只由一家老老幼幼推去又何難且遠之有運於掌與視諸掌不同運屬行視屬知那箇是易知這箇是易行○西山真氏曰由親以及民由民以及物此古人之善推也能及物而不能及民此宣王之不善推也○曾齋王氏曰善推其所為一句是孟子平生功夫受用只在此○雲峰胡氏曰須要看集註三節議論貫穿處始言愛物則曰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類繼言仁民則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故人之與人又為同

類而相親此言老老幼幼則曰骨肉之親本同一氣又非但若人之同類而已曰同生曰同類曰同氣是為理一而分殊雖推之有厚然皆不過自吾本心而推之是為分殊而理一也太抵此章凡千餘言太要只一句欲其察識此心於方發之初故曰是心足以王矣欲其擴充此心於已發之後故曰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去請度

之度之之度待洛反

權稱去聲錘直錘也度丈尺也度之謂稱量之也言

物之輕重長短人所難齊必以權度度上如字下待洛反下文不

度音之而後可見若心之應物則其輕重長短之難

齊而不可不度以本然之權度又有甚於物者今王

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是其愛物之心重且長

而仁民之心輕且短失其當然之序而不自知也故

上文既發其端新安陳氏曰指恩足以及禽獸而於此

請王度之也朱子曰物易見心無形度物之輕重長

短易度心之輕重長短難度物差之只

是一事心差一時萬事差所以心為甚又曰愛物宜

輕仁民宜重此是權度以此去度○本然之權度亦

只是此心此心本然萬理皆具應物之時須是仔細

看如何如何便是本然之權度也如齊王見牛而不忍

之心見此是合權度處及至與甲兵危士臣結怨於

諸侯又却忍為之便是不合權度失其本心慶源

輔氏曰此指宣王之心偏說處言之也必先思得其

輕重長短如此分明了然後究其所以然之故則吾

心之蔽始可去而本然之理始可復此孟子所

以引物資權度之說而使王自稱量其心也

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平

抑發語辭士戰士也構結也孟子以王愛民之心所

以輕且短者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然三事實非人

心之所快有甚於殺敵鯨之牛者故指以問王欲其

以此而度之也慶源輔氏曰孟子恐王不為所以稱

諸侯三事使王度之。蓋宣王愛民之心，所以輕且短者，實以是二者之為快蔽之也。夫此三事乃人心之所不忍，有甚於殺穀觶之牛者。王若以是為快，則宜乎愛民之心輕且短也。○雲峰胡氏曰：「上節心字亦指本心而言，蓋謂本心之中有自然之權度，非自外來也。此節心字與後數箇欲字，便非本心矣。本心難擴充而欲心易於蔽。」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不快於此者，心之正也。而必為此者，欲誘之也。欲之所誘者，獨在於是，是以其心尚明於他而獨暗於此。此其愛民之心，所以輕短而功不至於百姓也。

慶源輔氏

曰：辟土地，朝秦楚，灌中國，撫四夷，是其本志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末流之禍耳。有是志，則有是禍矣。指其末流之禍，則以為不快於此者，心之明也。而卒溺於初志之失，而不知反者，欲誘之也。其心尚明於他者，謂不忍一牛之穀觶也。而獨暗於此者，謂功不至於百姓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者，人欲之橫流，所以不能仁良而擴天理之公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為肥其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曰：否，吾不為是也。曰：然則王

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蒞中國而撫四夷

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與平聲為肥抑為豈為不

為之為皆去聲便令皆平聲辟與闢同朝音潮

便嬖近習嬖幸之人也已語助辭辟開廣也朝致其

來朝也秦楚皆大國蒞臨也新安陳氏曰所大欲在此所以初發問便欲聞

桓文霸圖事若如此也所為指興兵結怨之事緣木求魚

言必不可得

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

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曰

可得聞與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勝曰楚人勝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

以敵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二以二服八

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蓋亦反其本矣甚與聞與之與平聲

殆蓋皆發語辭鄒小國楚大國齊集有其二言集谷

齊地其方千里是有天下九分扶問之一也新安陳氏曰千

里者九齊楚燕秦趙魏韓宋中山也通考吳氏程曰王制四海之內方三千里為九州方千里蓋以田計

孟子卷之十一
之山川城池以服八必不能勝即有敗所謂後災不在數內也反本說見形何下文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

能禦之朝音潮賈音古愬與訴同

行貨曰商居貨曰賈發政施仁所以王聲天下之本也近者悅遠者來則大小彊弱非所論矣蓋力求所

欲則所欲者反不可得能反其本則所欲者不求而

至與首章意同南軒張氏曰行王政者心非欲傾他國以自利也惟以民困為己任為吾

所當為而天下自歸心焉夫欲朝秦楚蒞中國自世俗言則以為有志自聖賢觀之苟不本乎公理特出於伎求矜伐之私耶齊主惟汲汲於濟其私非惟不克濟而禍患隨之陷私欲固危道也由孟子所言以發政施仁則公理之所存可大之業自可馴致此天理人欲之分也○慶源輔氏曰力求所欲則徇欲也有為而為之也計獲求得力雖勞而所欲者反不知所期能反其本則循理者也無所為而為之也先難後獲先事後得而可大之業自爾循至此天理人欲之分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

雖不敏請嘗試之昏與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所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恒胡登反辟與

恒常也產生業也恒產可常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常學問知義理故雖無常產而有常心民則不能然矣罔猶羅網欺其不見而取之也慶

輔氏曰恒產常生之業則下文所言五畝之宅百畝之田是也恒心常有之善心則下文所言善與禮義

是也善又禮義之總名緣民無常產所以無常心故不知禮義而陷於放辟邪侈也若遂從而刑之是誠無異於以羅網罔民欺其不見而取之也○雲峰胡氏曰此心字亦指本心而言但指其在士民者言之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凶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畜許六

輕猶易去聲也此言民有常產而有常心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凶此惟救死而恐不贖奚暇

治禮義哉治平聲凡治字為理物之義者平聲為已理之義者去聲後皆倣此

瞻時念反足也此所謂無常產而無常心者也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

盍何不也使民有常產者又發政施仁之本也新安陳氏

曰則盍反其本矣與前盍亦反其本矣當對觀發政施仁是所以王天下之本使民有常產又是發政施

不之說見反形句下文本也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

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音見前篇

此言制民之產之法也趙氏曰趙氏名岐詳見序說中註八口之

家次上農夫也此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孟子為去聲

齊梁之君各陳之也楊氏曰為天下者舉斯心加諸

彼而已然雖有仁心仁聞去聲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

先王之道故也故以制民之產告之○此章言人君

當黜霸功行王道而王道之要不過推其不忍之心以行不忍之政而已齊王非無此心而奪於功利之私不能擴充以行仁政雖以孟子反覆曉告精切如此而蔽錮已深終不能悟是可歎也南軒張氏曰孟子如對鴻臚之問及對好樂好色好貨皆徐引之當道何其辭氣不迫也至於利國之問則應以何必曰利桓文之問則對以無道無傳論管晏則曰管仲魯西之所不為言交兵之不利則曰號則不可又何其嚴也自後世觀之後數說比之前數者宜若未至其害而攻之反甚切向歟蓋前數者一病為一事耳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而人欲可遏矣至於霸者功利之說易以惑人人或趨之則

大體「差」雖有嘉言善道亦何由入戰國諸侯其失正在乎此故關之不可不嚴也○雲峰胡氏曰此章甚詳集註斷之甚約蓋欲黜霸功則心之所向者正能行王道則心之所充者大先主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今雖有不忍之心而不能推之以行不忍之政無他奪於功利之私也功利二字依舊是向霸功上去入於彼必出於此世安有不能黜霸功而能行王道者哉此孟子所以斷然以為仲尼之徒所不道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一終 四十五

孟子集註 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 告齊君十章 鄒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二

梁惠王章句下

凡十六章

通考 勿軒熊氏曰 告齊君十章 鄒
與民同樂一章 滕二章 魯一章 一二章皆言當
章論親賢之道 八章言湯武征伐 九章事君當
行我之道不可循君之欲 十章告齊王皆湯武
弔民伐罪之意 十一章交鄰之道 十六章言孟
子出處

莊暴見孟子曰 暴見於王 王語暴以好樂 暴未有以對
也 曰 好樂何如 孟子曰 王之好樂甚 則齊國其庶幾乎

孟子卷之六 梁惠下
暴見於之見音現。下見於同。諱字去聲。下同。好去聲。篇內並同。

莊暴齊臣也。庶幾近辭也。言近於治。去聲。

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

變色者。慚其好之不正也。東陽許氏曰。王語暴以好樂。蓋論及所好之俗樂。暴未有以對。蓋莊暴亦知俗樂之不足好。欲諫而未得其辭。故以告孟子。○王變色是愧前與暴論者。不可聞於孟子。故其下直言之。

曰。王之所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

今樂世俗之樂。古樂先王之樂。

曰。可得聞與。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

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曰。不若與衆。聞與之與平聲。樂樂下字音洛。

孰樂亦音洛。通考。仁山金氏曰。下樂音洛。朱子從古。註然以文義推之。則下樂姬字上樂字音洛。為是。

獨樂音洛。不若與人。與少樂。不若與衆。亦人之常情也。

臣請為王言樂。為去聲。

此以下皆孟子之言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
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
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
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感于六反頰音遏夫音扶同樂之樂音洛

鐘鼓管籥皆樂器也

新安陳氏曰管笙也籥如笛而六孔或曰籥也

樂以鼓爲節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籥音藥舉皆也疾首頭痛也感

聚也頰頰也人憂戚則蹙其頰極窮也羽旄旌屬氏

曰春秋傳范宣子假羽旄於齊齊人假羽旄於鄭註析羽爲旌王者游車所建也案周禮司常九旗之數有全羽析羽釋云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

不恤其民使之窮困也新安陳氏曰因好樂而及田獵以王亦好田獵故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
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
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
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

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病與之與平聲。同樂之樂音洛。

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

也獲峰饒氏曰庶幾無疾病民唯恐君不安樂有愛之欲其生之意若時日告喪則惡之欲其死矣。田獵雖非樂推類而言之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好樂而能與百姓同之則天下之民歸之矣所謂齊

其庶幾者如此○**范氏曰**戰國之時民窮財盡人君

獨以南面之樂苛洛下自奉其身孟子切於救民故

因齊王之好樂開導其善心淡勸其與民同樂而謂

今樂猶古樂其實今樂古樂何可同也但與民同樂

之意則無古今之異耳南軒張氏曰與民同樂者固

欲也與民同樂者公理也孟子不遠詆其若必欲以

禮樂治天下當如孔子之言必用韶舞必放鄭聲益

孔子之言為邦之正道孟子之言救時之急務所以

不同**楊氏曰**樂以和為主使人聞鐘鼓管絃之音而

疾首蹙頰則雖奏以威英韶獲胡故無補於治去聲也

前漢禮樂志 昔黃帝作咸池 顓頊作六莖 帝嚳作五
英 堯作大章 舜作招 讀作韶 禹作夏 湯作濩 武王作
武 周公作勺 讀作酌 以上並樂名 勺言能酌先祖之
道也 武言以功定天下也 濩言救民也 夏大承二帝
也 招繼堯也 大章章之也 五英英華茂也 六莖及根
莖也 咸池備矣 通考 趙氏德曰 周禮木司樂註云 太
咸 堯樂 大章 舜樂 大濩 湯樂 咸池 言德無不施
也 英華茂也 招 紹也 繼堯也 濩 言救民也 故孟子
告齊王以此姑正其本而已 宋子曰 孟子開導時君
至於言百姓聞樂音 欣欣然有喜色 處則關閉得甚
密 如好色好貨 亦此類也 慶源輔氏曰 范氏辨孔
子孟子之說 可謂平正明白 無餘蘊矣 而楊氏論樂
以和為主 及與民同樂為樂之公 又可以足范氏之
說 新安陳氏曰 不鄙民而自好 世俗之樂 以縱其
荒樂人欲之縱肆也 因賢者之問而自慙 所好之不

正天理之萌動也 齊王慙之 孟子不詆而開導之 戒
其縱獨樂之私 而勉其充同樂之公 遏人欲而擴天
理也 王道在遏人
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 文王之囿方七十里 有諸 孟子對曰 於
傳有之 囿音又傳 直戀反

囿者蕃 音煩 自鳥獸之所 古者四時之田 皆於農隙 乞
反以講武事 左傳 隱公五年 春 公將如棠 觀魚者 臧
僖伯諫曰 凡物不足 以講太事 太事 謂
祀與戎 戎 兵也 其材不足 以備器用 則君不舉焉 君
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故講事 以度軌量 謂之軌 取材
以章物采 謂之物 不軌不物 謂之亂 政亂政 政亂所
以敗也 故春蒐 夏苗 秋獮 冬狩 四者皆田獵之名 蒐

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皆於農墾以講事也。然不欲馳騫於稼穡場圃之中，故度

闕曠之地以爲囿，然文王七十里之囿，其亦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也。與

廣其囿，諛佞之徒必有假文王事以逢之者。文王豈崇囿如此，蓋其蒐田所及，民以爲王之囿，取以芻雉得往，知其然也。傳謂古

書慶源輔氏曰：孟子時有之，今不復存。孟子所謂於傳有之，亦言據古書有此說耳。然未必其然否也。

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

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

焉，雉免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寡乎？

芻，音初。蕘，音饒。芻，草也。蕘，薪也。

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

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

爲阱於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

禮，入國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問諱。國外百里

爲郊，郊外有關，阱坎地以陷獸者，言陷民於死也。

陳氏曰：前篇罔民，與此爲阱，皆是借網取禽，阱取獸以諷切時君之禽獸其民，郊囿一也。設禁阱民者，人

孟子卷之九
欲之私。與民同利者。天理之公。
無非欲。遇人欲。擴天理而已。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為能以

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行踐事吳。

獯音熏鬻音育。句音鈞。

仁人之心。寬洪惻怛。當葛反。慶源輔氏曰。寬洪。而仁者之量。惻怛。仁者之意。

無較計。大小彊弱之私。故小國雖或不恭。而吾所以

字之之心。自不能已。程子曰。凡人有計較者。皆私意也。仁者欲人之善。而矜人之

惡。不計較。小大彊弱。而事之。故能保天下。犯而不較。亦樂天順理者也。○新安陳氏曰。惟仁者能忘己之

大而事鄰國之小。實只字之若事之耳。智者明義理。識時勢。故大國雖

見侵陵。而吾所以事之之禮。尤不敢廢。新安陳氏曰。惟智者為能

安已之小。而事鄰國之大。朱子云。知自者。不特是見得利害。明道理。自合恁地。小之事。太弱之事。強皆是道

理合。恁地。湯事見形句反。後篇文王事見。詩大雅。大王事

見後章。所謂狄人。即獯鬻也。詩綿。八章。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在子洛反。

械音域。拔蒲具反矣。行道寇。吐刃反矣。混音昆。夷。駮徒對反矣。維其喙。吁貴反矣。駮突也。喙息也。言大王

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益雖聖賢不能必入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脩之實耳。然

太王始至此。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附日眾。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

突竄伏惟其家息而已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

為文王之時矣趙氏德曰綿詩二章言古公亶

父來朝走馬之事八章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朱子傳云言大王雖不殄絕昆夷之愠怒亦不隕墜

已之聲聞是皆指大王而言集註引詩似不合九章

曰虞芮質厥成文王既厥生則言昆夷既服而虞芮

來質其訟之成又非事昆夷之謂也故註疏以八章

為文王事蓋孟子亦云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

王也如此則集註所引方合文王事見昆夷之言又

曰唐虞以上有獫狁獯戎居于北邊夏道衰公劉變

于西戎言于西戎言于幽其後二百餘戎狄

攻大王大王走于岐山後至六國遂為匈奴

王名事見國語史記國語吳語史記越主句踐世家

吳王天差姬姓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晉扶椒

今人胡中椒山是也越王乃以餘兵五千公保樓於

會古外反稽山名在山陰南七里吳王退而圍之越

王乃令太夫種行成於吳成者平也求平於吳也勝

行頓首曰君主亡臣句踐使臣種敢出於執事句踐

請為臣妻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

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

戰而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

行猶微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以

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太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

願大王赦句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

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五千人觸戰必有雷也嚭因

說吳王曰越以服為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卒赦

我罷兵歸朱子曰仁者自然合理智者知理之當

然而敬以循之其大弊是如此若細分之則大王句

踐意思自不同也潛室陳氏曰仁者無計較之私

忘其孰大而孰小智者有度量之明自知小不能敵

大雲峰胡氏曰本文大事小小事大集註則曰大

字小。小事大。一字字。尤見於人之心。然大之字。小猶未足以見其仁。必小國雖或不恭。而字之之心。自不能已。乃見大者之仁。小之事大。猶未足以見其智。必大國雖見侵陵。而事之之禮。尤不敢廢。乃足以見小者之智。通考趙氏德曰。國語圖譜。英自泰伯。至壽夢十六世始見。春秋。越之先。夏少康之庶子。封會稽。以奉禹祀。王句踐始見。春秋。魯哀公元年。大夫種行成於吳。哀公五年。越王歸國。與范蠡謀。吳魯哀公二十一年冬。十一月。伐吳。居軍三年。吳使大夫王孫雒行成。王弗忍。將許之。范蠡諫。不可。遂滅吳。

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樂音洛。

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之事。大皆理之當然也。

自然合理。故曰樂天。不敢違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

數救。無不周徧。保天下之氣象也。制節謹度。不敢縱。

逸保一國之規模也。問樂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國。固不免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宋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慤懃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

者而居大國。則未必能為仁者之舉。何者。智者分別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與之較。如仁者之為也。宋子曰。得之。○仁者與天為一。智者聽天所命。與天為一者。嘉人之善。矜人之惡。無所擇於利害。故能以大事小。聽天所命者。循理而行。順時而動。不敢用其私心。故能以小事大。○何叔京曰。仁者以天下為度。一視而同仁。惟欲人各得其所。不復計彼此強弱之勢。故以大事小。而不以為難。如葛與昆夷之無道。湯文慤懃而厚恤之。及終不可化。而禍及於人。然後不得已而征伐之。仁之至也。智者達於事變。而知理之當然。

故以小事大而不敢忽然而必自強於政治期於有以自立如獯鬻與吳之方強大王句踐外卑躬而事之內則治其國家和其民人終焉或興王業或刷其恥此智之明也使湯文保養夷葛惡極而不能去是不仁而縱勳也大王句踐惟敵之畏而終不能自強是無恥而苟安也又何取於仁智哉○慶源輔氏曰天者理而已矣即程子所謂夫天尊言之即道也以道理言則大者自當字小此天之所以覆地也小者自當事大此地之所以承乾也又曰保天下保其國言仁智者之氣象規模有此效也非謂仁者智者之心欲其如此也○雲峰胡氏曰字之之心自不能已即是自然合理事之之禮尤不敢廢即是不敢違理包含徧覆無不周徧即其字之之心而其氣象愈充拓愈恢宏制節謹度不敢縱逸即其事之之禮而其規模愈收斂愈嚴謹集註惜辭之精微如此

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周頌我將之篇時是也

新安陳氏曰引詩不及樂天智者畏天而保其國之事○雙峰饒氏曰天理當然違之則有禍此便是天威

王言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

言以好勇故不能事大而恤小也

新安陳氏曰大之非奉事之也集註於大事小必曰字小又曰恤小而於事大不易事字蓋欲發明孟子意不可不畧易此字也

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

匹夫之勇敢一人者也王請大之夫撫之夫音扶惡平聲

疾視怒目而視也小勇血氣所為大勇義理所發趙氏

曰血氣所為之勇如溝澮之水暴集隨澗故謂之小義理所發之勇天開地闢自不能已故謂之大

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

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詩大雅皇矣篇赫赫然怒貌爰於也旅眾也通考補氏德曰

莒當讀作旅遏詩作按止也徂往也莒詩作旅徂旅謂密

人侵阮徂共音恭之眾也篤厚也祜福也對答也以答

天下仰望之心也詩皇矣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

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

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密密須氏姑姓之國在今

州阮國名在今涇州共阮國之地名今涇州共地是

也此言文王征伐之始也無所畔援欲美大能先造

道之極因密人新安陳氏曰怒者

不恭是以如此此文王之太勇也勇之發也因王赫

斯怒一怒字發出怒安民之說蓋自赫怒舉兵以對于天下而生出此意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

下之民衡與

書周書泰誓之篇也然所引與今書文小異雙峰饒

氏曰書

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言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指紂而言孟子之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君而言孟子之越厥志指民而言一者大段不同想古人之書與今多不同多是人記得人家不常有此本通考趙氏德曰孟子言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二十五

今且依此解

乏寵之四方寵與之於四方也有罪者我得而誅之

無罪者我得而安之我既在此則天下何敢有過越

其心志而作亂者乎衡行謂作亂也孟子釋書意如

此而言武王亦大勇也

慶源輔氏曰寵與謂天寵與武王於天下也

天德寵與之也作元后是以天位寵與之也心志謂天下之心志也人之作亂皆過越其心志之故耳若守其心志無所過越則何至有作亂之事乎此武王以天下之重自任也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王若能如文武之為則天下之民望其一怒以除暴

亂而拯音已於水火之中惟恐王之不好勇耳○此

章言人君能懲小忿則能恤小事大以交鄰國能養

大勇則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慶源輔氏曰君人者必能懲小忿然後能

養大勇所謂人能有所不為然後可以有為也。○新安陳氏曰章旨能懲小忿四字實自寡人好勇一句發出齊主所好之勇小忿也。孟子所言之勇大勇也。

怒也。大勇者理義之怒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知此則可以見性情之正而識天理人欲之分矣。

龜山楊氏曰人君固不可無勇而齊王以是為有疾故孟子告以文武之事使廓而大之則安天下無足為者矣。○雙峰饒氏曰怒得是便是天理怒得不是便是人欲。孟子之論大槩要分別天理人欲於毫釐之間如同樂獨樂之類。○雲峰胡氏曰夫子嘗以智仁勇三者並言此勇字亦當連前仁智字並言仁智中之勇是謂大勇小勇者不仁不智者也。不仁者徒逞血氣而於義利之勇必無不智

者不明義理而於血氣之勇必有之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

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音洛下同

雪宮離宮名言人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此樂不然則下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其君上之心明人君當與民同樂不可使人有不得者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慶源輔氏曰離猶別也別在其所居宮室之外故曰離宮君能與民同樂則人皆有

此樂此釋有之一字下不得此樂者必有非君上之心此釋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下句○雲峰胡氏曰觀

集註非但當與賢者共之。下句便見得梁惠王問賢者亦樂此與齊宣王問賢者亦有此樂兩賢字似同而實有不同。孟子答以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所謂賢者皆指君而言此則答以有之二字者謂賢者有此樂也然非特賢者有此樂凡人皆欲有此樂人有不得其樂則必有非其上之心矣是知此樂當與凡人共之不但當與賢者共之也如此則兩處賢字不同又按饒氏謂朱子云賢者亦樂此其辭遜賢者亦有此樂其辭驕以此觀之語錄謂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夸傳錄之誤明矣蓋謂不當以對字言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

下不安分

扶問反

上不恤民皆非理也

慶源輔氏曰下

者不知命也故謂之不安分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不知義也故謂之不恤民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樂民之樂而民樂其樂則樂以天下矣憂民之憂而

民憂其憂則憂以天下矣

南軒張氏曰憂樂不以己而以天下天理之公也於

是舉景公事蓋道其國故典以出之○慶源輔氏曰君以民之樂為樂則民亦以君之樂為樂如是則君以民為體民以君為心天下雖大兆民雖多其權忻愉怡痒痲痛舉切於吾之身矣君能體仁如此則

天下之民其將何往
雖欲無王不可得也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儻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朝音潮放上聲

晏子齊臣名嬰轉附朝儻皆山名也轉附作轉鮒屬

萊州○吳氏程曰轉當如字上聲後章及公孫下滕文上轉溝壑並同

琅邪余遮反齊東南境上邑名觀游也

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

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夏諺曰吾王不

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

狩舒救反省悉井反

述陳也省視也斂收穫也給亦足也夏諺夏時之俗

語也豫樂也巡所守巡行諸侯所守之土也述所

職陳其所受之職也趙氏曰巡所守者自上察下也

年巡狩諸侯六年一朝皆無有無事而空行者而又春秋循行

去郊野察民之所不足而補助之故夏諺以為王者

一遊一豫皆有恩惠以及民而諸侯皆取法焉不敢
無事慢遊以病其民也新安陳氏曰以上晏子言先王之法此下言當時之弊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饑者弗食勞者弗息眊眊胥讓
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亾為諸侯憂古

反縣

今謂晏子時也師衆也二千五百人為師春秋傳曰

君行師從

左傳定公四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衛侯會祝佗從辭曰非以軍行祓社

豐鼓師出尤有事祓禱于社謂之宜社是殺牲以

竟若嘉好之事謂朝會君行師從

卿行旅從五百人為旅

臣無事焉

糧謂糗

去久反熬米麥也又

丘救糗音備乾

之屬眊眊側目貌胥相也讒謗也慝

通考吳氏程

怨惡

也言民不勝

其勞而起怨

謗也方逆也命主命也若流如水之流無窮極也流

連荒亾解見形句下文諸侯謂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上聲○慶源輔氏曰晏子主言齊事而云為諸侯憂故知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也王者之命諸侯豈固欲其如此哉不過使之愛養斯民而已逆王命則虐必及其民矣○雙峰饒氏曰師行而糧食君之行也以師其食也以糧一而字在中間見得是兩事方命之命是好底命天子之命必是教他撫一國之民今

也如此則是逆王命了。又曰為諸侯度指先王言為諸侯憂指時君言。

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

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凶。厭平聲。樂音洛。

此釋上文之意也。從流下謂放舟隨水而下。從流上

時掌謂挽舟逆水而上。從獸田獵也。荒廢也。樂酒以

飲酒為樂也。凶猶失也。言廢時失事也。夔峰饒氏曰荒是廢時凶

是失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凶之行。惟君所行也。

言先王之法今時之弊一者惟在君所行耳。

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召太

師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其詩曰

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說音悅為去聲。樂如字。徵陟里反。招與韶同。畜勅六反。

戒告命也。出舍自責以省。悉井反。民也興發發倉廩也。

太師樂官也。君臣已與晏子也。樂有五聲。二曰角為

民四曰徵為事。禮記樂記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注宮絃最大用八十一

絲聲重而尊故為君商屬金金為決斷也。事也。絃用七十二絲次宮如臣次君者也。角觸也。物觸地而出。

戴半角也。絃用六十四絲。聲居宮羽之中。屬木。以其清濁中民之象也。徵屬夏。夏時正長。萬物皆成。形體事亦有體。故配事。絃用五十四絲。羽屬水。聚清物之象。故為物。絃用四十八絲。通考趙氏德曰：宮土音。絃用八十一絲。商金音。二分徵益。以生絃用七十二絲。角木音。三分羽益。以生絃用六十四絲。徵火音。三分宮去。以生絃用五十四絲。羽水音。三分商去。以生絃用四十八絲。景公所作角徵樂。以其為民為事。招舞樂也。其詩徵招角招之詩也。尤過也。言晏子能畜止其君之欲。宜為君之所尤。然其心則何過哉。孟子釋之以為臣能畜止其君之欲。乃是愛其君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引援景公晏子事實。曰：末一句是孟子說。○西山真氏曰：易之大小畜皆以

止為義。凡止君之欲者。乃所以為愛君也。縱君之欲者。其得為愛君乎。忠臣之心。惟恐其君之有欲。奸臣之心。惟恐其君之無欲。
○尹氏曰：君之與民貴賤雖不同。然其心未始有異也。孟子之言。可謂淡切矣。齊主不能推而用之。惜哉。南軒張氏曰：孟子羞稱管晏。今乃引晏子之言。何也。蓋羞稱者。其大法也。言與事有可取。亦不可沒也。亦見與人為善。至公至平之心也。○雲峰胡氏曰：齊景能聽晏子之言。而齊宣不能受孟子之說。是可惜也。○新安陳氏曰：此章與沼上之對畧相似。大意主於不自樂。而與民同樂耳。樂民之樂。憂民之憂。雖平說。然憂樂相反。而實相關。憂民之憂者。必不暇樂。已之樂。樂已之樂者。必不知憂民之憂。惟先憂以天下。而後能樂以天下也。前一截已盡之。後不過引一段故實耳。不與民同樂。人欲也。

孟子大全 卷之二
憂樂以天下天理也。游豫為諸侯度。天理也。流連為諸侯憂。人欲也。無非過人欲擴天理也。又舜之韶遺音必有在齊者。孔子在齊聞韶。景公樂亦名。招可見。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

趙氏曰明堂泰山明堂周天子東巡守去聲朝音潮諸侯

之處漢時遺址音止尚在人欲毀之者益以天子不復

扶又巡守諸侯又不當居之也王問當毀之乎且止

乎慶源輔氏曰漢書郊祀志武帝元封元年封泰山

泰山東北址古有明堂處云欲毀明堂正與子貢欲去告朔餼羊之意同以其無用故欲去之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

之矣夫音扶

明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所也能行王政則亦可

以王去聲矣何必毀哉朱子明堂說曰論明堂制者非竊意當有九室如井田之制

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青陽右个東之北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北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東即東之北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北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方之太廟異方所基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

謂道路之關市謂都邑之市議察也。征税也。關市之

吏察異服異言之人而不征商賈音之稅也。澤謂瀦

水。梁謂魚梁與民同利不設禁也。問文王治岐關市不征澤梁無禁成

周門關市墜皆有限守山林川澤悉有厲禁何也潛

室陳氏曰文王因民所利而利之乃王道之始成周

經制大備乃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安新

王道之成陳氏曰世祿善善長也先王養民之政導其妻子使之

養其老而恤其幼不幸而有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

妻子之養則尤宜憐恤故必以為先也。詩小雅正月

之篇。胥可也。笑困悴。

秦醉貌新安陳氏曰正月末章之意云亂至於此當人

猶或可勝笑獨甚矣其可哀哉。○雙峰饒氏曰都鄙

用助法鄉遂用貢法此周所以兼二代之法井田之

法垣卒處可行江南想從古行貢法關是道路樽節

處市是市井澤是水所都處梁是水所通處耕者九

一仕者世祿是士農工商皆有所養惟鰥寡孤獨無

所告故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通考趙氏德曰孟子

為序禮運以矜寡孤獨為序豈非所養之常節有寡

多有二等故先言孤獨以重者先之禮運先矜寡以

輕者先之就二等之中則矜於寡為重獨於孤為輕

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

餼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

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

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餼音侯橐音託

王自以為好貨故取民無制而不能行此王政公劉

后稷之曾孫也詩大雅公劉之篇積露積也通考仁

曰積當作子餼乾音糧也無底曰橐有底曰囊皆所

賜反穀堆也

以盛音餼糧也戢安集也言思安集其民人以光大

其國家也戚斧也揚鉞音也爰於也啓行言往遷于

商悲中也何有言不難也孟子言公劉之民富足如

此是公劉好貨而能推己之心以及民也今王好貨

亦能如此則其於王天下也何難之有西山真氏曰

儲峙之富惟能推此心使斯民亦有餼糧之積可也人君豈不事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

孟子大全 卷之二
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
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太音

王又言此者好色則心志盡惑用度奢侈而不能行

王政也太王公劉九世孫詩大雅縣之篇也古公天

王之本號後乃追尊為大王也音大王名也來

朝走馬避狄人之難去聲也新安陳氏曰來朝其來以

如書曰王朝步自呼五率循也呼五水厓也岐下岐山

之下也姜女大王之妃也胥相也宇居也曠空也無

怨曠者是大王好色而能推已之心以及民也

南軒張氏

曰齊主好貨好色孟子以公劉大王對伊謂公劉好

貨大王好色而不知實未嘗好也二君處心平和無

一毫物我之私如曰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豈惟

欲其國富而亦欲其民富也如曰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不惟君有室家而民亦欲其有室家也好字雖同

而所以為好則異故孟子曰王如好貨好色與百姓

同之於王何有二君之好夫理也齊王之好人欲也

○新安陳氏曰孟子之言有因其近似而發揮之以

足已意者如公劉好貨本無事實只乃積乃倉一句

大王好色亦無事實只爰及姜女一句而已然欲開

導時君意

正辭辯楊氏曰孟子與人君言皆所以擴充其

善心擴天而格其非心遏人不止就事論事若使為

入臣者論事每如此豈不能堯舜其君子愚謂此篇

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蓋鐘鼓苑囿游觀之樂音洛與

夫音扶好勇好貨好色之心皆天理之所有而人情之

所不能無者然天理人欲同行異情循理而公於天

下者聖賢之所以盡其性也縱欲而私於一己者衆

人之所以滅其天也二者之間不能以髮而其是非

得失之歸相去遠矣故孟子因時君之問而剖音剖析於幾音聲微之際皆所以遏人欲而有天理其法似

而實難音聲而實難音聲慶源輔氏曰法似

而實難蓋不直禁其好貨好色則似若疏且易矣然

必使為公劉大王之事推己之心以及民循理而不

縱欲公天下而不私己則其實又甚密而且難矣

法指孟子之說事指公劉太王之事非孟子據理之

極知言之要何能辯音聲學者以身體之則有以識其非

析其精微如此哉

曲學阿世之言而知所以克己復禮之端矣新安陳氏曰克

己復禮之端即謂天理人欲二者之間幾微之際也

○問孟子答梁惠王問利直掃除之此處却如此引

道之何也朱子曰此處亦自分義利特人自不察耳

○慶源輔氏曰鐘鼓苑囿游觀之樂與夫好勇好貨

好色之心固天理人情之所不能無者但有理與欲

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公與私之異耳故集註舉胡氏天理人欲同行異情

之說而辨析之夫聖賢之與衆人其於好色好貨其
行雖同而其情則異循理而公天下者聖賢之所以
盡其性此即公劉太王與民共欲之事也縱欲而私
於一己者衆人之所以滅其天理此即齊王自以為
疾之事也二者同異不過毫髮之間而其終之是非
得失則其相去遂有盡性滅天與王絕世之相反
註言此不但贊其理之密正欲使學者因其言以反
諸身至誠體察於所謂毫髮之際然後力求所以循
天理而克其欲耳○雲峰胡氏曰天理人欲同行異
情出五峰胡氏之言朱子平日深取之今引以釋此
章者如齊王好色大王亦好色是同行也齊王是行
從人欲上去太王是行歸天理上來是異情也同行
則天理人欲之幾若不能以髮異情則天理人欲之
判不啻霄壤矣凡曲學阿世者非逢君之惡則長君
之惡孟子之言無非止君之惡而誘
君於善無非退人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
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

託寄也。比及也。棄絕也。比必二反。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

士師獄官也。其屬有鄉士遂士之官。士師皆當治之。

已罷去。上聲。周禮秋官司寇刑官之屬。士師。鄉士。遂士。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遂之獄。縣。士掌縣獄。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治去聲。

孟子將問此而先設上一事以發之及此而王不能答也其憚於自責恥於下問如此不足與有為可知矣慶源輔氏曰顧左右以釋其愧言他事以亂其辭有護疾忌醫之心無責已求言之意○雙峰饒氏曰自責下問集註自為他開兩條路當言此則寡人之罪也這便是自責又當言如何可以治人這便是下問齊王亦無服善之心故顧左右而言他後來因孔距心之辭則不憚於自責矣然亦恥於下問○

趙氏曰言君臣上下并王與士師言各勤其任無墮許規反其職乃安其身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世臣魯水反累魯水反世勳舊之臣與國同休戚者也親臣君所親信之臣與君同休戚者也此言喬木世臣皆故國所宜有然所以為故國者則在此而不在彼也此謂世臣彼謂喬木昨日所進用之人今日有亾去而不知者則無親臣矣况世臣乎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金之金上聲

孟子卷之二
王意以為此人去者皆不才之人我初不知而誤用之故今不以其去為意耳因問何以先識其不才而金之邪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與平聲。

如不得已言謹之至也蓋尊尊親親用世臣而尊其尊親其親禮

之常也然或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必進疏遠之賢而

用之是使卑者踰尊非尊尊之常疏者踰戚非親親之常非禮

之常故不可不謹也宋二曰孟子言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故王問何以識其不

才而金之而孟子告以進賢如不得已蓋於進退之間無所不審非但使之致察於去人殺人也慶源

輔氏曰先儒皆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下文說言不得已則將使卑踰尊疏踰戚故不可不謹雖若可通然

如此則是國君用入惟不得已之際方致其謹非孟子意也故集註直以如不得已一句連上文說言如

不能得已足至謹之意人君於進賢之際皆不可不謹故於下段結之云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至

於尊者親者未必賢則又將進其疏遠之賢者而用之至使卑者踰尊疏者踰戚則又非禮之常尤不可

不謹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

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

焉然後去之去上

左右近臣其言固未可信諸大夫之言直可信矣然猶恐其蔽於私也至於國人則其論公矣然猶必察

之者蓋人有同俗而為眾所悅者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所論鄉原一鄉

皆稱原亦有特立而為俗所憎者新安陳氏曰若韓子所論伯夷特立

獨行而舉世非之是也故必自察之而親見其賢否之實然後

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知之淺任之重而不才者

不得以幸進矣所謂進賢如不得已者如此慶源輔氏曰所

謂察之則必因言以察其心考迹以察其用如孔子

從而用舍之則於賢者非徒知之知之必深而無所

疑非徒任之任之必重而不可易至於不才亦不容

於幸進矣○新安陳氏曰如此方見進賢謹之之至

如必不得已而然者要之用舍之道參之於眾而察

之於獨不賢者固去之勿疑矣賢者必任之勿貳是

即君所親信之臣也此非親信之以已之私而實親

信之以國人之公所謂民之所好好之也今日為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此言非獨以此進退人才至於用刑亦以此道蓋所

謂天命結上文天討結此皆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南

張氏曰既言進退人才之道復及於可殺者蓋如舜

之於四凶孔之於少正卯天討之施有不可已者也

曰國人殺之之言非已殺之因國人之公心耳然則其

用是人去是人亦非吾用之去之國人用之去之也

蓋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國人之公心即天理之所存

一毫私意加於其間則非天之理矣○新安陳氏曰

因用舍而及刑殺亦是孟子敷演以明其意不才者

舍之有罪而甚焉者殺之也通考宋氏公遷曰此明

折獄政刑之道曾子之言恤刑也孟子之言慎刑也

哀矜勿喜者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之意也國人殺之

者刑人於市與眾棄之之謂也若子路無宿諾而片

言可以折獄者即所謂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者

乎君子之於獄於刑也忠信以孚之審慎以行之惻

隱以施之有子路之德而用曾子孟子之言則於不

討之義庶幾無愧乎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傳去聲曰大學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

民之父母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季對曰於傳

有之傳直
變反

放置也。書曰成湯放桀于南巢。

曰臣弑其君可乎。

桀紂天子湯武諸侯。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賊害也。殘傷也。害仁者凶暴淫虐滅絕天理。故謂之賊。害義者顛倒錯亂傷敗彝倫。故謂之殘。一夫言衆。叛親離不復反扶又以為君也。書曰獨夫紂。蓋四海歸。

之則為天子。天下叛之則為獨夫。所以溪警齊王垂

戒後世也。

新安陳氏曰紂罪浮於桀。故下文單說紂。如不以禮食不親迎之類。若是紕兄臂踰東家牆。便是絕滅天理。周書怠勝敬者滅。即賊仁謂賊之意。欲勝義者凶。即賊義謂殘之意。賊義是就一事上說。賊仁是就心上說。其實賊義便是賊。那仁底。但分而言之。則如此。○賊仁是將三綱五常天秩之禮。一齊攪了。義隨事制宜。賊義只是於此一事。不是更有他事在。○賊仁者無愛心而殘忍之謂也。賊義者無羞惡之心之謂也。○問賊仁是害心之理。賊義是見於所行處傷其理。曰以義為見於所行。便是告子義外矣。義在內不在外。義所以度事。亦是心度之。然此果何。以別益賊之罪重。殘之罪輕。仁義皆是心。仁是天理根本處。賊仁則太倫大法虧滅了。便是殺入底人。

般義是就一節一事上言一事上不合宜便是傷義
 似手足上損傷一般所傷者小尚可以補○慶源輔
 氏曰賊之為害深殘之為害淺凶暴淫虐指發於中
 者言顛倒錯繆指見於事者言然發於中者必見於
 外見於事者實生於心絕滅天理則是殄闕其本根
 傷敗彝倫則是損害其枝葉眾叛親離不復君之此
 賊亡賊義眾惡皆備之證驗也此事自君言之則理
 所當然自臣下言之則不得已之大變故集註下文
 舉王勉之語所以著萬世為臣者之大戒○新安陳
 氏曰賊仁賊義細分之有絕本根傷枝葉之殊然仁
 義皆根於心未有賊仁而不賊義者所以下文只以
 殘賊之人總言其惡耳孟子此言雖意在警齊王然
 亦見英氣

○王勉曰

建安人

斯言也惟在下者有湯武

之仁而在上者有桀紂之暴則可不然是未免於篡

弑之罪也

雲峰胡氏曰無孟子之說無以警後世之
 為人君者無王氏之說無以警後世之為
 人臣者然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
 之志則篡王氏之說未嘗不自孟子中來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

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

怒以為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勝平聲夫音扶舍
 上聲女音汝下同

巨室大宮也工師匠人之長上聲匠人眾土人也姑且

也言賢人所學者大而王欲小之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鎰音溢

璞玉之在石中者鎰二十兩也趙氏曰國語云二十兩為鎰趙岐誤註

集註因之東陽胡氏曰萬鎰謂璞玉之價值萬鎰之金也玉人玉工也不敢自

治而付之能者愛之甚也治國家則徇私欲而不任

賢是愛國家不如愛玉也雙峰饒氏曰兩箇譬喻是兩意前譬是說任賢不如

任匠後譬是說○范氏曰古之賢者常患人君不能愛國不如愛玉

行其所學而世之庸君亦常患賢者不能從其所好

夫是以君臣相遇自古以為難孔孟終身而不遇蓋

以此耳新安陳氏曰前譬王欲小用賢者後譬王不專用賢者所以不能用賢皆已之私欲害之

庸君必不能行賢者之所學賢者必不肯從庸君之所好此遇合所以難也

齊人伐燕勝之

按史記燕平王噲音快讓國於其相去子之而國大亂

齊因伐之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遂大勝燕史記燕世家燕

王噲用其相子之蘇代為齊使於燕以事激燕王以真子之於是燕王信子之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

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令人告燕太子太子因與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衆人恫恐百姓離怨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王因合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

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

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

殃取之何如乘去聲下同

以伐燕為宣王事與史記諸書不同已見形旬序說

何氏曰萬乘之國非諸侯之制也今燕齊互相侵奪而皆有之故以萬乘之齊伐萬乘之燕勢均力敵但以五旬而即舉之若以人力論之不能至於如此之易意者其天乎不取必有天殃齊王本有利燕之心特託天而遂其私耳孟子之對則不歸之天而歸之人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

王是也。

商紂之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見春秋傳。至

武王十三年。乃伐紂。而有天下。張子曰。此事間不容

髮。一日之間。天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命絕。則為獨

夫。然命之絕否。何以知之。人情而已。諸侯不期而會

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朱子曰。此亦是齊主欲

道。非謂文王欲取商。以商人不悅而止。武王見商人

悅。已遂取之也。直是論其理如此耳。○慶源輔氏曰。文王武王。豈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哉。亦順天命而不

敢違焉耳。而張子之說。為尤嚴。所謂間不容髮之際。

非理明義精德至。聖人者。孰能處之。而無愧哉。纔有一毫利心。則失之矣。然其命之絕否。則亦不過察於人情。又與孟子之言實相表裏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

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簞音丹。食音嗣。

簞。竹器。食。飯也。運。轉也。言齊若更為暴虐。則民將轉

而望救於他人矣。通考。趙氏惠曰。腹方。口圓。曰壺。籬

足高。二寸。上有蓋。○趙氏曰。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

天意得矣。新安陳氏曰。齊王言。天命。孟子欲其以人心觀天命。欲知天命。當觀人心。欲得人心。

孟子大全 卷之二
當施仁政燕之可取不可取決之以此足矣惟仁可
以易暴燕人避燕之虐望齊之仁而歸之齊苟不施
仁而益暴得非以暴易暴而益甚之乎蓋警之也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
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為政於天下
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入者也

千里畏入指齊王也新安陳氏曰七十里為政千里
畏人立兩句為柱下文分兩節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

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諍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
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寬五稽反
僕胡禮反

兩引書皆商書仲虺許偉之誥文也與今書文亦小

異一征初征也天下信之信其志在救民不為暴也

奚為後我言湯何為不先來征我之國也霓虹也雲

合則雨虹見形旬則止通考趙氏惠曰爾雅雲出天

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變動也後待也后君

也。蘇復生也。他國之民皆以湯為我君而待其來使也。已得蘇息也。此言湯之所以七十里而為政於天下也。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為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

拯救也。係累繫。音縛也。重器寶器也。畏忌也。倍地。并

夫燕而增一倍之地也。齊之取燕若能如湯之征葛則燕人悅之而齊可為政於天下矣。今乃不行仁政而肆為殘虐，則無以慰燕民之望而服諸侯之心，是以不免乎以千里而畏入也。

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旄與耄同。倪五稽反。

反還也。旄，老人也。倪，小兒也。謂所虜略之老小也。猶尚也。及止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雙峰饒氏曰：當時只是子喻子之為亂燕。

民自無罪。齊王只當誅子噲子之別立君而去不當
取他國。這時只當定亂定亂者取其亂者而誅之。如
湯十一征不是全滅其國。取之則是蹊田而奪之牛。
齊王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是
滅其國了。○新安陳氏曰此是為齊畫一策如此區
處畧無所利於燕庶幾湯誅君弔民非富天下之為
則可逆止諸
○**范氏曰**孟子事齊梁之君論道德則
侯之兵矣。

必稱堯舜論征伐則必稱湯武蓋治民不法堯舜則
是為暴行師不法湯武則是為亂豈可謂吾君不能

而舍聲所學以徇之哉。慶源輔氏曰范氏發明孟子
此意甚好蓋莫非道也而堯

舜之道則正道也莫非師也而湯武之師則天討也
集註又益以豈可謂吾君不能而舍所學以徇之哉

一句尤為有功於學者此
萬世臣子事君之大法也。

○**鄒與魯鬪**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
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
不救如之何則可也。關胡弄反勝平
聲長上聲下同。

鬪鬪聲也穆公鄒君也不可勝誅言人衆不可盡誅
也長上謂有司也民怨其上故疾視其死而不救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
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

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幾上聲。夫音扶。

轉饑餓輒音展轉而死也。充滿也。上謂君及有司也。尤過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不仁而求富，是以有司知重斂方驗而不知恤民。

故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矣。新安陳氏

曰：有司所以然者，皆君不行仁政之故。孟子對鄰君言，故畧有司而專勉君正之本論也。○范氏

曰：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夏書五子之歌篇。有倉廩府庫

所以為音去聲民也。豐年則斂之，凶年則散之，恤其饑寒

救其疾苦，是以民親愛其上。有危難去聲則赴救之，如

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音汗頭目也。穆公不能反已

猶欲歸罪於民，豈不誤哉。南軒張氏曰：有司視民之

死而亦莫之救，所以為得反之也。君行仁政而以民為心，民亦將以君為心而親其上，死其長矣。此感應之理也。曾子戒之戒之之語，非特為人上者不可須臾忘檢身者，亦當深體之。○新安陳氏曰：上之愛民

如父母之於子，則民之衛上如子弟之衛父兄。鄰君

知罪民而不知反已，孟子惟以行仁政勉之而誅不

誅亡言焉得反之意凜然可畏真深切之論死其
長如回何敢死之死謂忘身救上死且不避也平時
親其上當危難則死其長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聞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去間

滕國名

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二焉鑿斯池
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

無已見形旬反萬篇一謂一說也效猶致也國君死社

稷禮記曲禮國君死社稷大夫死衆士死制衆謂師

死寧死而不衆大夫率師敗則死之制謂命令士受命或迫以
可違君命也故致死以守國至於民亦為去之死守

而不夫則非有以浚得其心者不能也○此章言有

國者當守義而愛民不可僥倖而苟免南軒張氏曰與其望一國

矜已以求安不若思所以自強而立國鑿池築城與

民效死以守之是在我所當為之事為吾所當為而

已然固國以得民為本民心不附雖有金城湯池誰

與守之使民效死而不忍去非得之有素不能然也
○慶源輔氏曰築城鑿池致死以守者守義也使民
亦為之死守而不去則非愛民者不能也若夫間於
二國而徒欲擇強者而事之以觀一日之安則是僥
倖苟免而已○雲峰胡氏曰不守義不能效死而不

善不愛民不能使民亦效死而不去。○新安陳氏曰守義守死社稷之義以偪其民也愛民當在平時。○城池地利也民弗去人和也復致死而守義以偪之此守國之正法也。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

薛國名近滕。通考仁山金氏曰薛任姓之國奚仲仲虺之後齊取其地而城之故文公以其偪與逼同已而恐也。

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邠與

邠地名言大王非以岐下為善擇取而居之也詳見

下章。通考趙氏應曰周自后稷生於邠邠姜姓之國。后稷母家夏侯氏衰失其官而奔戎狄公劉后

稷曾孫也復遷。爾詩篤公劉即遷爾之事又九世而太王去邠遷岐。縣詩所言是也。沮漆在爾地。一水東

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涯耳。蓋公劉皇澗及芮言都

邑之水也。縣之自土沮漆與境內之水也。以此觀之則不得以率西水許為漆沮也。明矣。皇矣詩云度其

鮮原居岐之陽。太王已遷在岐山而文王又遷在岐山之南。後又遷豐邑在豐水之西。武王又遷鎬在豐

水南。故周自后稷居邠不啻奔戎狄。公劉居爾。太王邑岐。文王邑鄆。又遷豐。武王居鎬。故羣書百考有自

遷至武王遷之圖。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

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扶。音。

上聲。

創造也。統緒也。言能為善則如大王雖失其地而其後世遂有天下。乃天理也。然君子造基業於前而垂統緒於後。但能不失其正。後世可繼續而行耳。若夫成功則豈可必乎彼齊也。君之力既無如之何。則但彊於為善。使其可繼而俟命於天耳。○此章言人君當竭力於其所當為。不可徼幸。與。僥。倖。同。於其所難

必。宋子曰。孟子言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疆為善而已矣。初無望報之心也。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乃為大王避狄而言。易太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亦豈望報乎。○南軒張氏曰。所謂為善循天理而不為己私也。為善者初不期後世之有王而必有王者。理則然也。開久大之基。為其可繼者而已。而不必其成功也。若有期於成功之意。則欲速而見利。私意一生。無復可繼之實矣。○雲峰胡氏曰。集註兩章皆言不可僥倖。大凡僥倖者。不為天理之所當為。而徒冀夫意外之得者也。前章是守義愛民。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入者。此章是勉強為善。當盡其在我者。而不可僥倖其在天者。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

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乎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屬其耆老

皮謂虎豹麋鹿之皮也幣帛也屬曾集也土地本生物以養人今爭地而殺人是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也邑作邑也歸市人衆而爭先也南軒張氏曰大王

遷本以全良不敢必民之歸而強之徙也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此天地之心真保民之主也民心自不容釋乎太王戴其仁有素矣然太王之事非德盛而達權不足以與此東陽許氏曰太王自邠遷岐民從之如歸市史所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蓋非獨邠民近於岐周之民皆歸之也當時西方地近戎狄皆間隙之地非封國之疆界故太王得優游遷徙若滕在中國久介大國之間無可遷之地民雖或從之亦無所往孟子特舉太王之得民以警文公爾故下文言效死乃其正也

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

又言或謂土地乃先人所受而世守之者非已所能

專但當致死守之不可舍上聲去此國君死社稷之常

法傳去聲所謂國滅君死之正也上聲正謂此也公羊傳襄

有二月齊侯滅萊曷為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

正也不書殺萊君者舉滅國為重通考趙氏惠曰襄

二十五年崔子弑齊君晏子曰君民者社稷是主臣

君請擇於斯二者

能如大王則避之不能則謹守常法蓋遷國以圖存

者權也守正而俟死者義也記禮運故國有患君死

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

廟謂之變。○問集註義字當改作經字朱子曰思之

誠是蓋義便近權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

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通考吳氏程曰

君死社稷謂之義與權似無別故語錄欲改作經

審已量力擇而處之可也慶源輔氏曰遷國以圖

俟死者國君死社稷是也在文公唯有此二法故併

舉以告之然權非大賢以上不能為經則人皆當勉

也故使文公審已量力擇而取其一焉夫太王之事

非文公所能為然則孟子之意固欲文公勉守其常

法。○楊氏曰孟子之於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而已禮

若效死之為愈故又請釋於斯二者又曰孟子所論
 自世俗觀之則可謂無謀矣然理之可為者不過如
 此舍聲此則必為儀秦張儀之為矣凡事求可功求
 成取必於智謀之末而不循天理之正者非聖賢之
 道也問孟子對滕文公三段皆是無可奈何只得勉
 此宋子曰滕是必凶無可疑者况王政不是一日行
 得底事他又界在齊楚之間一國視之如太山之壓
 雞卵耳若教他粗成次第此一國亦必不見容也若
 湯文之興皆在空間之地無人來觀也故曰漸成火
 若勝則實是難保也

○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謂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
 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
 孟子曰何哉君所為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禮
 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
 乘去聲

乘輿君車也駕駕馮也孟子前喪父後喪母踰過也
 言其厚母薄父也諾應辭也新安陳氏曰平公將見
 以沮於臧倉後克入孟子必得之於樂克所
 見審問不見之故

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為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
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
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
入見之見音現與平

樂正子孟子弟子也

雙峰饒氏曰樂正是樂官之長恐其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

以為姓樂正表亦是下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

仕於魯三鼎士

祭禮五鼎大夫祭禮

雙峰饒氏曰五鼎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特

豕魚腊通考東陽許氏曰儀禮特牲饋食禮士祭禮
特用豕陳鼎三豕右肩臂臠臠臠正脊橫脊長脊短
脊九體膚三離肺一肝肺三為一鼎魚十有五為一
鼎腊獸之乾者用兔為一鼎少牢饋食禮大夫祭禮
牲用少牢陳鼎五羊右肩臂臠臠臠正脊臠脊橫脊
短脊正脊代脊十一體腸三胃三舉肺一祭肺三實
于一鼎豕十一體如羊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膚
九實于一鼎魚用鮒十有五而鼎腊用麋一純而鼎
有臂臠者股骨也臠臠股骨也正脊脊之前也挺脊
次正脊橫脊在後者膚華肉也離肺者挫離之不絕
中央少許切肺者切肺也舉肺戶食所先舉也祭肺
者戶主人主婦用以祭也舉肺則離肺祭肺即切肺
也凡牲用右胖腊合并左右胖故曰腊一純純猶全
也然此諸侯之大夫上若天子之大夫用索牛士用
少牢

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為去聲。沮慈呂反。尼女乙反。焉於虔反。

克樂正子名沮尼皆止之意也言人之行必有人使之者其止必有人尼之者然其所以行所以止則固有天命而非此人所能使亦非此人所能尼也然則我之不遇豈臧倉之所能為哉○此章言聖賢之

出處上聲關九時運之盛衰乃天命之所為非人力之可

及龜山楊氏曰孟子之遇不遇治亂興衰之所繫天實為之非人所能也夫何怨尤之有○范氏曰在

孟子可以言天在魯侯不可以言天賢者在己者有義在天者有命脩其在己而聽其在天至於人君則

當尊用賢德奉行天命不揣讓之天也○慶源輔氏曰章旨之說深得聖賢出處之道樂正子亦未免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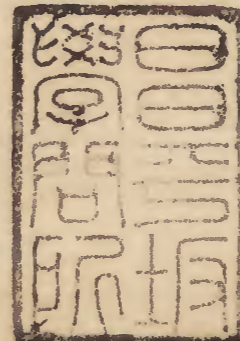
世俗之心窺孟子故孟子以此發之○雙峰饒氏曰孔子有兩說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

也與孟子此章一同皆取必於天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

如予何這是取必於己言天既欲喪斯文必不使我得與於斯文天既使我得與於斯文則天必不喪

斯文一說是我之命係乎天是以天為主一說是天命係乎我是以我為主二者相為賓主那箇是聖人

之言。這箇是賢人之言。孔子告子服景伯是與常人
說話又低得一等。**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論出處而
以天命決之。聖賢益以天命曉人。封人則以天意觀
聖人者也。此一類專以窮達言。真氏以伯寮之愆。臧
倉之沮。未子莫我知之。歎孟子何為不豫之語。皆為
安義命之事。天以分定言。此亦在天之天。雖以理言
而實兼乎氣者也。故與命以氣言者
相貫。餘凡所謂不怨天與此類同。



亭集註大全卷之二終

